

戰時綜合集叢書

抗

日

先

烈

記

劉湘 郝夢齡 劉家祺 佟麟閣 趙登禹 饒國華 王銘章 劉震東 蔡丙炎 梁鏡齋 姜玉貞 黃梅興

羅芳珪 楊紹瑯 路景榮 姚子青 尹傑 王敬謀 南口勇士 李桂丹

閻海文 沈崇誨 陳懷民



獨立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戰時綜合叢書
抗日先烈記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編輯者 獨立出版社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漢口花樓街十六號

戰時綜合叢書例言

一、本叢書編輯主旨，在闡揚抗敵建國理論，研究戰時實際問題，激發民族獨立精神，並供從事訓練及宣傳工作人員之參考。

二、本叢書包括抗戰重要文獻，舉凡黨的問題，建國問題，民族問題，戰時政治問題，軍事問題，國防經濟問題，世界輿論，抗戰後之敵人動態，教育與青年問題，民衆動員問題，及抗日名將素旨，日寇暴行紀述，均以實際問題，可靠材料爲主。

三、本叢書第一輯計下列二十種：

- (一) 領袖抗戰言論集，
- (二) 黨國先進抗日言論集，
- (三) 抗戰文獻，
- (四) 健黨與建國，
- (五) 民族至上論，
- (六) 統一與抗戰，
- (七) 民主政治論爭，
- (八) 建國在作戰的時候，
- (九) 第二期抗戰，
- (十) 論游擊戰，

- (十一) 抗戰與經濟，
- (十二) 抗戰與生產，
- (十三) 我們的外蒙古，
- (十四) 中日戰爭與世界輿論，
- (十五) 彷徨沒落中之日本，
- (十六) 戰時教育論，
- (十七) 青年往何處去，
- (十八) 民衆動員問題，
- (十九) 抗日名將錄，
- (二十) 日寇燃犀錄。
- 四、本叢書所輯文字，對於理論與具體方案務求兼顧，使不流於空言無補之弊。
- 五、本叢書所輯文字，文筆務求通順流暢，力避冗長晦澀及意識不正確者。
- 六、本叢書每冊各附導言或編後記，並各殿以討論大綱，以便各訓練班或小組討論會之應用。

獻詞

給我們罷，上帝，

一個恢復自由的戰爭，

給我們武裝，

給我們獨立國家的象徵，

給我們自由，

給我們戰場的死，

祇求死後在祖國葬身。……

但是國家的自由，

總求在我們這生看見，……

統一，完整的統一，

上帝，求求你賜給我們。

The Liberty of The Traveller — Mizerich 羅家倫譯

在我們國民革命的進程中，每一頁光輝的歷史，都是先烈們殷紅的熱血的堆積，而現在我們忠勇的先烈們又為我們民族的災厄重新撰寫一頁，我們的戰士更前仆後繼地踐踏着先烈的血跡挺進，這一頁尚未完成的歷史，將要在最短的期間內光榮地呈現於世人之前。

假如說我們有抗敵救國的武器，這武器便就是數十百萬的英雄志士犧牲的精神和堅貞的意志，用他們崇高的武德，用他們忠勇的武功，用他們的血和肉，為革命的前途掃蕩荆棘暗礁，為抗敵救國奠定了

必勝的基石，爲三民主義新國家安放了前路的渡筏，爲我們的子孫建築一條康莊光明的大路。他們的功勳，爲薄海同欽；而他們壯烈的死事，使千古同悲！

瑪志尼於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米蘭城舉行殉國名將班的兒拉及諸烈士的追悼會中對意大利青年民衆呼籲：

「這樣徒然地在死者的頭上悲傷，有什麼意義呢？唯一有價值的方法，我們只有繼續着爲自由爲國家而犧牲的烈士們所已經開始的鬥爭啊！」

我們要踐踏着先烈的血跡挺進，繼續而完成先烈們手創的基業，我們才對得起死者，祖國的自由與獨立將要到來的。

忠勇的戰士們聽着！華盛頓在美國獨立戰爭發動的前夕對全體將士大聲疾呼：

「我們自己，我們國家的榮譽，都在要求着我們去這作壯烈的英勇的鬥爭。現在，如果我們極可恥的失敗了，那我們將沒有面目存留在這世界上。讓我們爲着自己所信賴的神和他的幫助，由他手裏的勝利鼓動着我們去完成這偉大而神聖的行動罷。」

忠勇的戰友們！三民主義的鬥士們！堅定起我們必勝的信念，仰賴 總理在天之靈，忠勇地去完成先烈們遺給我們的神聖任務，奮勵邁進罷！

我們謹以瑪志尼的話來安慰於先烈在天之靈：

「先烈們！你們可以自慰了，你們的不朽的精神已經由後死者，你們的弟兄繼續着担負起來，而他們都是崇拜信仰着你們的。」

目次

獻詞	1
一·劉故司令長官甫澄先生	1
二·郝軍長夢齡劉師長家麒	4
三·佟副軍長麟閣趙師長登禹	17
四·饒國華師長廣德殉國記	20
五·記王銘章師長滕縣殉城	24
六·莒縣殉職之劉震東將軍	27
七·蔡丙炎將軍血戰羅店記	28
八·茹越口之役的梁鏡齋旅長	35
九·死守原平的姜旅長	36
十·愛國女學之役黃梅興旅長	38
十一·晉城血戰殉職之徐團長	38

十二·南口戰役名將羅芳珪團長

38

十三·楊紹卿團長台浦鎮殉難

39

十四·月浦血戰之路景榮團長

40

十五·寶山之役的姚子青營長

41

十六·記爲國捐軀之尹營長

43

十七·記王敬謀營長蘇州河之役

46

十八·血染紅了南口——無名英雄之一

46

十九·我們英勇的空軍

49

(一)「二一八」空戰大捷記李呂兩隊長

(二)紀念閩海文烈士

(三)飛將軍沈崇誨烈士

(四)「四二九」失蹤飛將軍陳懷民

編後記

62

劉故司令長官甫澄先生

自中央發動抗戰以後，川康綏靖主劉湘氏對於暴敵侵略，備極激憤，乃於去年十一月八日帶病率領所部離川，晉謁中央當局，請示作戰計劃，於十一月十二日到達首都，日夕奔走，運籌帷幄，不免辛勞過度，舊疾胃痛漸見劇烈。當時各長官均堅請至後方覓地修養，劉氏抗敵心切，不肯聽從，仍舊奔走擊劃，軍書旁午，以前方戰況激烈，未肯卸手；擬在京於短期內延醫治愈。嗣因京中名醫太少，蔣委員長以劉司令長官股肱所寄，關心尤切，當勸告劉氏移漢診治。劉主任承蔣委員長勸諭，遵命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漢，入萬國醫院，延請德國名醫赫希波格診治，經過兩週療養，病况漸見良好。劉氏雖在病中，對於前方戰情，關懷特切。關於重整軍備計劃以及穩定前方策略，曾經親手草擬萬言，呈請蔣委員長採納，同時為完成川省建設，屢請鐵道部長予以設計指導。其唯一主張為本對外抗戰，對內建設兩原則，宵旰忠勤，雖在牀第，猶切念不忘。旋以思慮國事過重，致胃癆病復行轉劇，突於本月十四日，在院嘔血，十六日遵醫囑開始輸血，雖略有功效，終以胃管緊縮，兼以營養不足，無法盡量容納，迨至十九日病勢益重，曾輸血達三百西西，然終不獲功效，而病狀愈見危殆，迄至一月二十日，醫士擬再輸血一千西西，因血管微細，不能全量注入，故於午後五時許，曾一度入昏迷狀態，氣脈微薄。嗣後實行強迫輸血，因稍起反應關係，脈略強，迨至下午八時止，病勢不救逝世。

劉故主任治川有年，慘淡經營，政治建設均有優良成績，中央依畀甚重，去年四川整軍會議後，劉

主任即發表八項施政原則如下：一、川省府用人，應分別政務事務兩項，用專責成。至行政機關，由各廳處長分別斟酌實情，在合署辦公之原則下，切實施行，以期適應完成三年計劃之需要。二、川省各廳處今後凡擬舉辦一事，在未辦前，即應時時準備其各種困難問題，并須親自派員赴各縣視察，以期實效。三、新都爲川省立實驗區，省廳一切施政，均應交其先事實驗，得有結果，再向各縣推廣。四、各縣二十六年度預算，凡未呈報者，由財廳查明簽請議處，已呈報者，各廳處應速核定。預算數字，應依照中央核定預算科目，如有溢數由劉主席負責盡量核減，以求適合。五、川省府與各專署縣府公文傳遞辦事手續，頗感繁雜，應力求敏速，以增效率。六、在三年計劃未開始前，分期召集全川各縣長會議，指示施政方針，聽取報告，推行新政及困難情形，以資改善。七、川省府各高級負責人員，對於兼職，所難盡免，但須指定專人代爲辦理，以免妨礙本身工作。八、生產建設，貴在選用民衆資金，政府應詳加指導，如在法律、政治、經濟均有保障之下，決可成功，飭由財建兩廳會同設計，擬具辦法。原則頒佈以後不久即有全省九十三徵收局的改組，創設師管區，整飭保安隊，進行調查工商業，建設農業倉庫，使四川政治，曙光漸見，今後之新四川，在國防地位上日臻鞏固。歷年來對於國內統一運動，奔走呼籲，擁護委座，尤見卓誠。劉故主任係於上年八月七日由蓉飛京，爾時滬戰尚未爆發，我最高當局早具抗戰決心，劉氏奉召應命力疾飛京，曾作堅決抗敵建國表示。在機場對新聞記者，發表書面談話如下：

「此次力疾入京，旨在督調蔣委員長及中樞當局，報告整軍實施情形，并請示國難期間，後方一切機宜。邇來國難嚴重，已到最後關頭，全面抗戰，勢不可免，籌劃對策，權在中央，才人除敬聆蔣委員長及中樞各長官訓示後，倘有所見，自當盡量貢獻，以供採擇。國家民族，已到最後關頭，唯一生路，只有抗戰。舉國民衆，慷慨激昂，已充分表現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精神；多難興邦，殆已明

驗。敵雖強暴，我必爭得最後之勝利也。四川爲國家後方，今後川省所負之責任極鉅，現時軍隊整理，業已就緒，人力財力，無一不可貢獻於國家，個人此來，即欲陳明此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作一切準備，以紓中樞之憂，而慰國人之望。但川康兩地，甫上軌道，各項建設，甫經規劃，基礎尙未鞏固，資源方面，有待於人事之處甚多。國人既認定後方緊要，切盼羣策羣力，予以協助，尤盼金融界集中資力，從事於生產開發，充實物力，使四川確可爲民族掙扎之後盾，則國家與地方，均幸甚矣。個人因責任綦重，故不敢顧惜疾驅，管京請示，辱承各位訪候，實不敢當。」

劉氏平時訓練所部，寬嚴恩威，俱極切當。上年整軍，所部編制訓練，質量均優，抗戰軍興以來，川中健兒迭有建樹；而勇敢善戰，紀律優良，尤爲國人稱道。如所部饒師廣德之役，師長殉難，王師滕縣血戰殉國，死事之烈，足資矜式。川軍津浦戰役，尤能與民衆相處款洽，造成優良風氣，官兵臨危應命，成績優異，英烈卓著，實不負劉氏訓練督飭之苦衷。

劉故主任彌留之際，曾口述遺囑如次：

「余此次奉令出師抗日，志在躬赴前敵，爲民族爭生存，爲四川爭光榮，以盡軍人之大職，不意宿病復發，未盡所願，今後惟希我全國軍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繼續抗戰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澤，一本此志，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以爭取抗戰最後之勝利，以求達到我中華民族獨立自由之目的。此囑！」

時至今日，唯抗戰始能生存，唯抗戰民族始有復興之希望，川中軍民不乏明達之士，當能體悟劉故主任遺志，一秉大無畏之精神，努力殺敵，加緊建設，願共勉旃！

劉故主任諱湘，字甫澄，原籍四川大邑。民元前一年，畢業於四川陸軍速成學堂。歷任陸軍第十七鎮排長隊官，陸軍第一師營、團、旅長，民國七年，任川軍第二師師長；民九年，任川軍第三軍軍長，民

十，民十一年，任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長；民十二年，任四川軍務善後督辦；民十三年，任川滇邊防督辦；民十五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兼任第六路總指揮；民十九年，任長江上游剿匪總司令，民二十三年，任軍事委員會委員；民二十五年，任國府委員，川康綏靖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民二十六年，兼任第六路軍總指揮，×預備軍司令長官及×戰區司令長官。

中央聞劉氏噩耗，會明令國葬，中樞要人紛紛函電劉故上將家屬致唁，以表惋惜！

忻口大白水之役追記

——郝軍長夢齡劉師長家麒求仁得仁

一 忻口大白水之血戰

先是敵於津浦線正面與我軍膠着於平原禹城間，因我兩翼游擊隊甚活動，敵未敢深進。而平漢線自石家莊失守後，一路無險可守，戰線已移至順德邯鄲以南，入彰河國防線。晉北戰事甚烈，正面我堅守忻口，兩翼游擊隊已將敵後路切斷。其由石莊進犯娘子關之敵軍，亦在井陘附近受我重創。敵不得不於晉北猛攻，以遂其囊括華北企圖。此為當日北方戰局形勢。

十五日拂曉，晉北方面之敵坂垣師團之四十二聯隊，繼續以猛烈砲火向我×部官村以南及其部高地一帶陣地轟擊，并以步兵千餘，分三路進犯，我官兵沉着應戰，激戰至午，斃敵甚多。至下午二時，敵復集中砲火，以全力向我左翼陣地轟擊。砲火之烈，前所未有。致將我前陣地，完全擊燬，守兵一連，全部為國犧牲。敵即利用其砲擊效力，以步兵猛攻，我官兵因有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當即全部出擊，一舉將敵擊退。敵進犯發生頓挫後，復實行以砲兵掩護其步兵攻擊，但復被我擊退。下午以後，敵在其砲彈掩護之下，反復向我猛撲，七次均被我擊退。至下午八時，敵氣已竭。未敢再犯，我仍在原陣

地與敵對峙，是役敵傷亡無算，我亦陣亡營長焦秀民一員，負傷團附白英書，營長吳步雲，宋天修二員，傷亡官兵連長以下約六百員名。

十六日夜，衝入我大白水村內，旋經我軍以手榴彈煤油擲燒擊退。綜計繳獲敵山砲七門，小砲二門，步槍四百餘枝，無線電機一部，輕重機槍四十餘挺。斃敵不下千餘人，十七日自晨迄下午二時左右，敵對東西榮花村南槐花大白水三處，以煙幕掩護前進，以步砲兵飛機坦克車聯合攻炸，卒未得逞。敵方傷亡極重，大白水一村血戰三日，敵傷亡約二千餘人。是日并擊落敵機一架。而我忠勇之郝軍長夢齡劉師長家麒即於十六日殉職。

二 殉職經過

自蘆溝橋事件發生，郝軍尙遠戍黔境，當時郝劉二公均奉命赴廬山受訓，以當此國家民族已到最後關頭，非羣在領袖領導之下，努力抗戰，無以救危亡，故會一再請纓北上抗戰。及抵石家莊，郝劉兩公均願死守據點，嗣以晉北戰事緊張，乃奉調至太原北方一百九十里之忻口鎮禦敵。到達之日，即曉諭官兵與陣地共存亡，故自十二日起，敵曾以飛機大砲坦克車向我陣地猛攻者十數次，然士卒抱定犧牲決心，屹然不動，敵未得逞。迨十五夜我某高級指揮官，曾親臨陣地嘉慰備至，并令郝公指揮七個旅，由正面向敵夜襲。左右翼同時出擊策應，期收夾擊之效。夜二時郝公親臨前線，身先士卒，揮兵前進，連克數山頭，其時劉公亦以指揮右翼之五旅前進後，隨郝公督隊前進，迄五時餘，天已微明，郝公恐天明我新陣地受敵砲火威脅，不能鞏固，不如乘勝直追，將殘敵殲滅於俄頃，以期一勞永逸，遂更揮兵奮進。敵陣紛亂，乃以機槍溜彈掩護後退。是時郝劉二公已臨散兵線之前，距敵僅二百餘米達，郝公中敵機關槍彈二粒倒臥，劉公頭部初被擲彈筒炸傷一處，後亦中機槍彈數粒，登時倒臥，及特務連士將二公

救護出陣，均已魂歸天上，作壯烈犧牲矣。是役我傷亡固大，然敵方傷亡，尤倍於我。

三 郝軍長略歷

郝軍長諱夢齡，別號錫九，年四十一歲，籍隸河北藁城，沉勇剛毅，英敏過人。民國八年，畢業保定軍官學校，分發西北，比聞郭茂震在東省縮握軍符，延攬通才，郝公遂馳往投効，郭氏一見賞識。五年之中由排長遞擢團長，十四年秋冬之間，灤州反旆一役，君勇邁當先，奮不顧身，遂致負傷，赴大連就醫。適魏益之在榆關收集郭氏舊部，郝公乃扶疾投往，復任團長。在九門口，小河水江一帶，以一團之兵力，守互百餘里之正面，鏖戰三晝夜，敵未得逞。十五年夏西北之役，首克蔚縣，擢升旅長，十六年夏參加北伐，受命爲國民革命軍第五十軍第二師師長，率部圍攻西平，收降數千。冬月兩征，先後克復英山，羅田，黃陂，荊門，當陽，宜昌。十七年繼續北伐，由鄂入豫，由豫抵平，掃蕩直魯殘餘軍閥於平東，克復豐潤灤州各名城，以竟革命最後之成功。旋奉命兼任鄭州警備司令，二十年六月升兼第九軍軍長。本年九月保薦劉家麒升師長，本人專任軍長職，此次率部抗戰晉北，出發之前，已抱決死決心，并預立子女遺囑云：

「此次北上，抱犧牲決心，不幸陣亡，汝等聽汝母汝祖母之教訓。若中國不亡，可入遺族學校讀書。」

郝公殉難之志，早具決心，國人聞之，莫不悲惜。至頭腦清楚，學術優越，尤爲現代軍人中不可多得之才。蔣委員長行營何主任，徐綏靖主任克成，均倚爲左右手。還有八旬老母，寡妻；子三，女二，俱幼稚。公忠貞廉潔自奉，身後蕭條。

四 劉師長略歷身世

劉師長家麒，字錚磊，籍隸武昌，幼聰穎，早年喪父，極爲乃祖及伯父輩所鍾愛。讀書報至有關國家民族興衰處，輒不忍釋手，愛國之念，實基於此。泊辛亥軍興，君方肄業勺庭中學，聞訊奮起，投學牛軍，時尊長僅伯父健在，眷念孤兒，力加勸阻，君卓志如山，撲被竟行。旋奉令防清軍於黃州。嗣爲深造，先後入陸軍小學陸軍預備及保定軍官學校。卒業後分發邊防軍見習，期滿充教導團重砲兵排長，由是而連營團長。民十五年革命軍會師武漢，君部時駐豫南，首先響應，全豫不兵而定。因是受任革命軍三十軍砲兵司令兼第一團團長。二十一年任五十四師少將參謀長。在贛之良村，於深入匪巢建立殊勳之餘，浴血解郝夢齡師長於圍，身受四傷，幾不獲免。傷愈後任五十四師一百六十二旅旅長。意以現代戰術，日新月異，志求新知，因捨所部入陸軍大學。今夏卒業，升任師長。祇緣志切殺敵，請命前驅。九月初由漢入湘，接調其離別已三年有餘之隊伍北上抗倭，歿於晉北大白水之役，享年四十有三，君家世清貧，持躬嚴謹，樛焉消遺之具，都無所染，食常蔬豆，衣僅粗服，然恤賞士兵，週濟親朋，雖巨資弗稍吝也，用是領軍二十餘年，依然清風兩袖。平生好學，雖戎馬倥傯，手不釋卷，勤研新式武器，意在有所發明。尤以生性孝友，兒時代父母操作，成年待弟姪輩親愛有加，具軍人之體魄，無武夫之粗獷，娶妻嚴白階女士，生三子俱孺，僅遺幼女世端，身後淒涼，殆有不堪筆述者。（自謀）

五 郝劉二公身後榮哀

蔣委員聞耗痛惜良深，當二公靈柩抵漢，各界公祭，委座特撰文以祭，恭錄如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第九軍軍長郝君錫九，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君錚磊，殉職於晉北之大白水。越八日，於二十四，其靈柩返於漢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爰爲文以祭之，其詞

曰：嗚呼！島夷蛇豕，薦食上國，既瞭台鮮；復擾東北。貪婪無厭，兵壓平津；陷察攻晉，謂我無人。矯矯郝軍，一軍獨領，身先士卒。縱橫馳騁，如影隨形，我師生力，萬鈞雷霆。方其赴敵，甯惜一死。挺身殺敵，誓雪國恥；槍林彈雨，與寇偕亡，士氣大振。無忝炎黃。嗚呼！寄生天地，百年瞬息，正命沙場，垂聲無極。惟念二君，千里庭幃，九原有知，遺憾歔歔，家室子女，存問昕夕，凡茲善後，生者之責。神皋禹甸，寸土寸金，有寇無我，人同此心。伊茲精誠，屢入吾掌，一尊妥靈，尙其來享。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何主任與郝劉二公多年袍澤，二公生平，忠貞廉介，何主任祭文內，闡述甚詳。

維中華民國廿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謹以香花清酒，致祭於郝軍長錫九劉師長錚磊之靈柩前而泣曰：嗚呼！自抗戰以來，以軍長而躬赴前線，志決身殲者，惟吾錫九一人而已。其以師長直前殺賊，與其直屬軍長攜手陣殉者，亦惟吾錚磊一人焉。錚磊隸於錫九，自用師河洛，即與予相隨。錫九淵重，錚磊沉毅；予於諸將中，恆許兩君爲李續賓李續宜一流人物。轉戰連年，迭著功勳。今暴日入寇，平津淪陷，委員長蔣公，赫然整旅，全面抗戰，錫九錚磊以所部奉命援晉，與日寇相拒於忻口。忻口者，晉北重鎮也，太原安危繫焉。兩君躬率所部，夜襲敵陣，敵我砲火之力，既甚懸絕，勞逸之勢，又不相如，卒能奮勇直前，殺敵過當，晉北危局，賴以轉安。是則兩君有功於斯役也大矣。乃以身先士卒中砲陣亡，傷哉！

憶錫九北上抗敵時，曾囑諭家人，誓以身殉國。錚磊膝下僅一女，未聞有遺囑，而其爲國捐軀之素抱，早流露於儕輩。當茲民族存亡絕續之交，兩君求仁得仁，原無遺憾；惟予承命中樞，留固後方，奠定江漢，既乏劉宏之才；殺賊燕雲，復無祖逖之遇。茲對靈輿，益念袍澤。

尤堪痛者，兩君統兵甚久，家無餘財，臨敵決戰，身爲先登。而環顧其他諸將，能奮勇殺賊者，固不乏人；但間有一般鬪茸之輩，平時則賸士卒之餉以自私，戰時則委積聚於敵而先遁，敗壞戎政，影響友軍。甚或一退再退，而使大河以北無堅城，內貽國人之羞，外啓強寇之笑，尤復視顏臨衆，不肯引去。縱國家以寬大爲懷，未忍加誅，應亦自審其失誤戎機之罪，束身司敗，付其事於後來者爲之收拾補救；乃貪戀祿位，逍遙河上，恬然不知軍人之恥辱爲何事。予是以益歎兩君之廉介忠勇，爲不可及，而不禁爲之歎歎太息不已也。

嗚呼！兩君既已成仁，甚望後繼者之能蹈兩君血跡以前進。而勿效彼庸沓，望風潰退。尤望在後方者之能聞風振奮，輸財輸力，以充實前方之軍實，而使其能退敵，能保國，以綿延兩君之榮譽於無窮。嗚呼！兩君逝矣！予猶覺兩君之精神奕奕，尙憑臨於予之左右也。

兩君家屬，委首長蔣公，已爲之賻金存卹，至行事當爲之存付史館，葬禮當爲之優隆，兩君之所以報國家，與國家之所以酬兩君者，靡不交盡。異日強寇摧退，國勢復振興，昭忠祠宇，遍立三晉，兩君九原之中，當爲含笑不置也。尙饗！

六 郝劉兩公家書日記

郝劉兩公學生武德武功，俱足法人。於軍書旁午，猶能逐日記其所事，其苦幹力之精神，可於日記中見之。

陣中日記

郝夢齡將軍遺著

十月一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七〇。」

早起電話孔旅長，及聞師部到石莊附近，準備今夜登車，飯後乘馬到資姬車站，因無車，至高遷李團長處，并約王旅長同登車到石莊。面令李明日到大郭村登車，十二時到石莊，仍住慎新花店，到石門中學訪張春生。據云：衛某某部亦開山西。又到閻司令處，復到石門謁林廳長，據云：委座以山西重要，令閻部援晉，商部守平山藁城線，將來孫部守娘子關。臨行，林面諭今夜開出兵車八列，而後運輸後部，歸來有多數鄉親逃出來找，無法爲力，原定今夜返家一行，因無汽車作罷。十一時三十分登車，到十二時三十分始開車，正太起初次走，今夜入山西境，兩月來行軍，經過六省。

十月三日

「星期日，氣候晴，溫度六十五。」

早起與陳團在車站訓話，又到東關街與孔旅官長訓話，大意爲此次戰爭，爲民族存亡之戰爭，只有犧牲，如再退却，到黃河邊，兵即無存，只有官長，此謂我死國活，我活國死，定要實行連坐法。完畢，敵機來襲，即就近在空地內躲散。十二時在孔旅部午飯，與老友王飛鵬談晉軍情形，歸來劉師已率師部人員到，決定今夜北上督戰，又率劉王等到綏署與前方王旅長電話，已到忻縣前方，姜旅守原平，又發現敵情，就開車到忻口鎮下車，而後再徒步前進，又謁閻朱，要求官兵棉衣及毯子。

十月五日

「星期一，氣候晴，溫度六十度。」

（早冷午熱暖夜涼一日有四時之氣候）

早三時，戴團長來，六時孔旅長來。在忻縣車站領棉軍衣五千一百套，官長三百餘套，馱子一百二十匹，平分兩旅，及師部各處。七時，同劉師長各旅團長到忻口西北高地看陣地，又過河到二團團部，

擬云：今晨之砲，係該部所放之砲，午後一時歸來，某總司令派來李高級參謀視察。據云：某某師已到太原，今日由太原步行出發，明夜或可到忻縣，到齊後，以備出擊。接×總司令來電云：崞縣之敵，有向後撤退之模樣，按各處情況判斷，不確。午後四時，敵又以大砲坦克車及飛機轟炸之下，仍攻原平甚急，並敵騎一部，到我陣前，十餘次警戒及偵察。棉軍衣已發足，馱子尙差半數，如齊收，而後行動較便。

十月六日

「星期三，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六時起床，擬遷入某某辦公，沿河視察地形，見官兵作工，多不得要領，到界河舖，敵機偵察至後，轟炸原平，自晨至午，敵攻原平西北方甚急烈，午間電話不通。崔團援隊到此，因等候彈藥，直至七時始出發，接閻總司令及劉書霖電話：某某軍援右翼陣地，某某師接奇村鎮，九時三十分，與姜旅副官長通話，據云：仍固守土圍，因北西兩關，較城內地勢高，恐不易守，希望我師派隊發來，當派李團長棠，率兵兩營，送崔團進城，及保護彈藥車，回憶援助晉軍守城之圍，平安解除，此次仍可援助，及解其圍，前者係內戰，此次係國際戰，較有功於國多多矣，或因李服膺槍決，晉高級將領，已具必死決心。

十月八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起擬與某某軍長同赴太原，接郭季嶠電話云：某日內進駐忻縣，不必前來。早飯後同劉師長沿某某經界河舖官村南懷化趙家莊劉家莊（實地劉村）張家窩金門舖巡視一週，約四十五里，歸來接王軍長某某通報，八日早三時，敵人崞縣內城，（略）將此情形轉電話某總司令，朱參謀長矣。晚接原平姜旅

電，敵又攻原平，十二點二十分，接某參謀長電云：原定集中完畢，即行進攻，刻崞縣又失，改先取守勢，將工事及陣地內通信先設備好，接某作戰命令，左翼友軍某某師，以奇村永興爲界，右翼友軍某某師，以某某爲界。

十月十日

「星期日，氣候早晴午後陰，溫度六十五度。」

今日爲國慶二十六週年紀念日，回憶先烈締造國家之艱難，到現在華北將淪落日人之手，我們太無出息，太不爭氣了。夜二時三十分接報告，我陣地已到敵裝甲車及坦克車數輛，幸已有準備，將小橋折斷，車停橋上，派某某出擊，將該橋上汽車燒燬，餘車退去。八時敵派重砲猛攻原平，此時又接某令，姜旅留予指揮，如早日出動，決無此事。午間接某部長途電話，令與姜聯絡，午後六時，某總司令來忻口，到某某看陣地，歸來到部，談甚久，而後回忻縣，俟裝甲車到，擬明早派王營沿公路游擊，並與姜聯絡，砲兵今日皆進入陣地。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一，氣候陰多風，溫度六十度。」

昨夜風雨交起，二時三十分接某總司令令：派有力部隊，驅逐原平以南之敵，解姜旅之圍。即令三團某團長率兵兩營，三時出發，裝甲車未到，王營拂曉到平地泉，聞原平砲甚烈，九時有潰兵出城，恐此時城亦不保。午間接郭季燾電話：姜旅仍固守東半城，士氣亦壯，決定今晚攻擊，部署以三四分兩路前進，六團跟進，五團候到原平後再跟進，見燒燬之敵裝甲車，載有飛機汽車多數零件。午後三時，接王團長報告：我裝甲車過小官道，在北三泉之敵，用輕重機槍射擊，並坦克車十餘輛。及小砲向我射擊，晚飯後即開始動作，接郭季燾電：某到並請示閻長官，某某某，有改戰略之意。

十月二日

「星期二，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早飯後到陣地，時有飛機來擾，歸來下令確實進入陣地。午後六時據砲兵團長報告：敵分三縱隊用坦克車十餘輛掩護步兵，由原平分二路向我陣地前進，又一縱隊砲兵一營向永興村前進，七時到前方，正敵機向我射擊甚烈，當令沉着應戰，非有命令不退。九時歸來，砲兵團長報，恐石莊不保。孫退娘子關，如此，祖墓已淪亡矣，痛心已極。恐明晨敵拂曉攻擊，除與前線孔旅補充彈藥外，令某某師一團，明早進至界河舖，陳團到橋邊，以便支援王團，準備出擊，又原平姜旅崔團長到，悉姜旅長已陣亡，實為可惜。該旅傷兵等，代為收容，與郭朱參謀長報告今日午後情況，又與劉軍長通話。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昨日正在前方督戰，歸來見有受傷官長，始悉南懷化某某團陣地已被突破，即令某師派兵某團由某某某往援，另將界排河之預備隊增援，並同李師長督戰，對某某某團訓話，仍繼續抗戰，將原陣地稍向後撤，歸來向其報告，想補救，請先將傅某某撥某旅，以便明晨拂曉攻擊，是夜陳軍長某某來此間，會商此事，派于旅同往，直至夜間三時始到，即向西方高地，至五時到，即向南懷化出擊，連日晝夜砲聲甚烈（從略）

十月十四日

「星期四，氣候晴，溫度五十度。」

早三時上山，五時開南懷化，新陳莊出擊，某某某團在前，某軍在後，限三小時攻下，一時後即到達目的地，因某某某，兩翼未動，故原仍在原地，一千三百尺高地，亦到有敵人，令某某師恢復，今

日督戰，李師長負傷，戴團長負傷，官兵受傷過多，此次專為國犧牲，乃應當之事，午後四時返部，與陳軍長某某商定某軍某團，明日出擊，聞一二〇〇高地有失去說，右翼劉書霖，亦有戰事，今日敵機亦見十餘架，三時陣地分配完畢下山，李希武今日到晉。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一夜砲聲未止，我某軍由前進陣地出擊，亦未成功，又退回原地，一三〇〇高地之情況，仍如昨日，早飯後仍在第一線督戰。

編者按：郝公日記止於是處，翌日即在前線陣亡，由其最後一語，「早飯後仍在第一線督戰」可知。

劉將軍日記

十月五日

「氣候晴，溫度九十度。」

今早，隨軍長在忻口鎮一帶山地偵察地形，十四時方返部隊，適衛總司令派李國瑞高級參謀來聯絡一切，十七時送彼乘車返太原。

今日敵機轟炸原平數次，以致影響我們作業頗劇。

十月六日

「氣候晴，溫度八十五度。」

今早，起床後，隨軍長赴碎沱河邊偵察地形，並察看工作事，本日因飛機時來偵察，故在某某某

某某某，某某某，原平急急，姜旅勢不支，今日午後有崔團赴原平增援，本師派兵某營護送，並有接濟該旅之彈藥汽車十四輛，同赴原平，衛俊公黃某某傅某某等明日來此視察，本師官兵對於構築工事，頗不努力，諸多不能按照要領者，予深憂之，良以平時養成不振作之精神，一旦整飭，非易事也。今後對敵作戰之精神，如不決心有必死之觀念，決難獲勝，本師官兵養成萎靡精神，賞罰不明，對敵作戰實深憂之。

十月七日

「氣候晴，溫度八十度。」

今晨起床後，敵機即來偵察，早餐後予即赴雲中橋附近視察情形，並察看工作，十時回師部，西兄由太原來此，偕彼赴雲中橋一帶視查情形，直至十五時方歸。今日主任公署，派來配屬某某某某砲某某，十五時隨軍長赴雲中橋附近，對第某某官長訓話，予言各事，軍紀整飭，及對日作戰諸要領，衛俊公等今日未來。

十月九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八度。」

早隨軍長渡河，某某團一營巡視，早餐後，又偕雪生兄赴某某偵察砲兵陣地，途遇飛機（略）。近日來頗感不適，由南入北，生活不習慣一也，服務不能隨心所欲二也。目見漢奸之多軍隊之無能二也。我之心胸之寬，較前稍有進步，然仍有未盡然者，爾後須力改前非，察言觀色，絕對要有涵養，勿浮躁，以免爲人所輕視，大敵當前，須虛心籌劃，以克強敵，蓄志如此，不卜將來如何（略）。

十月十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度。」

今早二時，我前進部隊，被敵裝甲汽車襲擊，結果被我張營第三連用手榴彈將敵裝甲車擲毀一輛，我部開始作戰，有如此勝利，誠屬難得，予即獎賞該連官兵。早餐後赴界河鋪陣地巡視，適值敵機來襲，予即避之，返師部後，敵機又來空襲，並未下彈，晚餐後，衛總司令，偕寄濟兄來察看防地，予隨軍長引導赴前線巡視一週後，即返師部，衛郭亦同來暢敘一切，二十二時，方回忻縣，今日國慶，天氣晴和，開始作戰，即獲勝利，將來之結果，決得美滿，吾自努力以掙扎戰爭，庶不負國家之培養。

十月十一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六度。」

早偕雪生兄赴陣地巡視，早餐後，派王團之一營，隨裝甲車赴前方搜索（略）。十六時得前方消息，原平失陷，以故此地受驚，本晚即令第三團與張營在板市一帶陣地佔領，並撤，夜敵頗頑強，凡在夜間，日本兵安眠，滿蒙軍守衛警戒，其戰法，先以火炮轟擊，次以裝甲車坦克車隨之，而後再隨之步兵，其步兵雖不大勇敢，而其輕重兵器頗便，我與之抗，若非七分沉着，絕難抵禦，日來對官兵訓話，多注重此點。

十月十二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五度。」

早在部辦公，早餐後，隨軍長赴第四圍陣地巡視，今日敵機時來偵察，我陣地前之敵人，日漸其衆，故我之部署須重配置，晚餐後，隨軍長赴雲中橋陣北方前陣地，晤王香圃團長，及張清濱營長，其時敵向我夜襲，以致前線步兵，槍聲隆隆，經一時方罷，予始回部。

十月十三日

「氣候晴，溫度六十度。」

今日某某派陳洪傑率某團兵力來援，軍長偕李師長某某於半夜陣地，恢復舊懷化陣地，結果以左右聯絡不周，致未收復，而李師長負傷。

南苑團河之役

——佟副軍長趙師長督戰殉國

南苑團河之役，佟副軍長麟閣趙師長登禹奮不顧身，督率所部抗敵，先後殉職。佟趙兩公爲我軍抗戰最先犧牲之高級將領，惡耗傳來，國人哀悼，而死事之烈，尤爲國人所崇仰。

佟副軍長諱麟閣，字捷三，籍隸河北高陽，生於光緒十八年，現年四十六歲。歷任陸軍第十一師步兵第二十一旅旅長，陸軍第三十師師長，國民軍第一師師長，隴南鎮守使。民十六七，參加南口溧州天津諸役，卓著戰績。十八年退伍返鄉，二十年主持二十九軍教導團，二十二年任張家口警備司令，是年五月，抗日同盟軍，在察成立，佟氏代理察省主席，第一軍軍長。八月，同盟會撤銷，改任張垣公安管理處處長，現任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軍官教導團教育長。

佟副軍長爲人沉毅果敢，素富愛國熱誠。治軍極嚴，與士卒共甘苦，每遇作戰，輒奮身向先，去年七月下旬南苑團河之役，佟公英勇抵抗強敵，親赴前線督師，忽被機鎗彈將腿部射傷，佟公猶裹創勇往直前，終以身體受創向前栽倒，適有一炮彈射來，擊中頭部，遂致陣亡。佟氏有女二男三，長公子現年已二十餘。

佟公殉難消息傳至平市，市民無不淚下。其忠骸且經數日始行尋獲。

與佟副軍長同時督師殉國者尚有二十九軍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氏。趙將軍字舜臣，山東人，現年四十八歲，民國三年，在陝西十八混成旅第一團第三營佟麟閣連入伍，旋充旅部傳令兵駢等職，民國

隨馮副委員長煥章入川東剿匪，十一年在豫升排長，十三年南苑升連長，十四年後，以戰功升營長副團長等職。十六年北伐時，率部出潼關，擢升為旅長，十七年任第二集團軍二十七師師長，十八年編遣，回任旅長職，十九年中原大戰時升師長。二十二年喜峯口抗日之役，任三十七師馮治安部旅長，親率健兒一營浴血塞外，夜襲敵營，斬敵千餘名，敵為之胆寒，將軍武功，名傳中外。旋以戰功升任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同年任二十九軍特別黨部籌備委員。二十五年一月，國府任為陸軍中將，五月任河北省第四區剿匪司令，十二月十一日兼任河北省政府委員。趙師長驍勇善戰，慷慨豪爽，有燕趙豪傑之風。去年七月底南苑圍河一役與修副軍長督部抗戰，三次衝鋒，已受重創，猶親冒矢石，指揮作戰，卒至為國捐軀，開中華民族解放史上光榮之一頁。

趙師長生前事母至孝，當在圍河附近指揮時，忽中一彈，左臂受傷，衛士急欲負之走出火線，趙氏猶不願，仍向前殺進，未幾腿部肩部又受傷，隨從再度勸出火線，趙師長向其隨從云：

「汝從速返平，向余母言，忠孝不能兼全，設予不幸，請余母勿悲。」

趙師長公忠節孝，俱足為後死者效法。願我軍民步先烈血蹟邁進，最後勝利，當在眼前。

趙修兩公殉難消息傳至中樞，國府遂於七月三十一日發表褒恤明令，以資矜式，原令如下：

「陸軍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修麟閣，陸軍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精嫻武略，出領師干。前於北伐剿匪及喜峯口諸役，均能克敵制勝，懋著勳猷。此次在平應戰，咸以捍衛國家，保守疆土為職志，迭次衝鋒，奮厲無前，諗其忠勇，洵足發揚士氣，表率戎行。不幸身陷重圍，歿於戰陣，追懷壯烈，痛悼良深，修麟閣趙登禹均着追贈陸軍上將，並交行政院轉行從優議卹。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以彰忠烈，而勵來茲。此令！」

修趙二公係馮副委員長多年袍澤，馮氏聞耗惋悼良深，當即於八月一日作詩以弔，謹錄原詩以紀念

二公之忠勇。

弔修趙

修是二十六年的同志，趙是二十三年的弟兄。我們艱苦共嘗，我們患難相從。

論學問：

修入高教團，用過一年功；

趙入教導團，八個月後即回營。

論體格：

同樣強壯，但趙比修更偉雄。

修善練兵心極細，趙長殺敵夜襲營。

修極儉樸，而信教甚誠；

趙極孝義，而尤能篤行；

二人是一樣的忠，二人是一樣的勇。

如今同為抗敵陣亡，使我何等悲傷！

但我替他二位想想，又覺得慶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受國家培養，

必須這樣死，方是最好下場。

後死者奮力抗戰，都奉你們為榜樣。

我們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敵燄如何猖狂。

最後勝利必在我方！

最後勝利必在我方！

你們二位在前面等我，

我要不久把你們趕上。

廣德戰役殉職之饒國華師長

饒將軍在廣德一役中，親冒矢石，堅守據點，與敵作殊死鬥，雖然他以身殉難，却因此挽回頹勢，振奮三軍，卒能於浴血苦戰中，克復廣德，泗安，噩耗傳來，國人同深哀悼！

饒將軍奉令出川是去年的事。本年正月他奉命轉戰東線，不幸廣德戰役，竟以身殉。先是一月二十九日晨，前線正在激戰的時候，右翼之敵，突自長興方面分兩路進犯，而以主力西向廣德，經過二十八二十九兩天的血戰，飛機場一帶，於三十日失陷。我軍不得已退守距城三四公里的新陣地，堅守據點，奮勇迎戰，旅進旅退，相持甚久。饒師長身先士卒，雖在敵坦克車及野砲轟擊狂炸進攻之下，猶泰然自若，據守要地，指揮若定。以是敵傷亡殆盡，而我饒師長亦即於此時身殉陣中，同時旅團長三人亦受傷，士卒聞耗悲憤異常，我軍因工事俱被炸燬，不得已自廣德西移。此役激戰之烈，為我軍退出淞滬以後所僅見。敵雖跟蹤挺進逼近誓節渡一帶，但我饒師將士，同仇敵愾之心益深且烈，待機還擊，此時我安吉守軍乘敵立足未定的時候，北進突擊，敵寇倉皇應戰，敗退時野砲兩門及裝甲車槍械等重兵器多不及運走。同時泗安鎮既被我軍收復，敵腹背受擊，益感不支，狼狽自誓節渡廣德一帶繞道公路之東北，向長興潰退，至是淪陷敵手之廣德，遂於二月一日克復，附近居民重見國軍青天白日旗，無不額手稱慶，歡呼以迎。

饒將軍國華字弼臣，年四十八歲，四川資陽北關外人，世業農，樸質沉毅，清末，眼見國族淪沒，立志從戎，以樹事功，民二畢業川軍第一師所辦頭目養成營，旋任一旅一團三營下士，繼升中士，排長。民三護法之役，以軍功升該旅某團第一營第四連連長，一師番號改編二師，遂改任三旅五團一營四連連長。民八攷入第二師合川軍官傳習所，學術兩優，以第一名畢業，選任合川教導第二連排長。民九任三混成旅一團一營營長，民十調升第二師四旅八團團長，民十五升川軍第七師副師長，川東之役，任指揮，戰關口，奪開江，迭著英名，二十年任二師一旅旅長，二十一年安川戰起，氏率部轉戰營威，攻無不克，其戰績迄今猶爲人所樂道。二十三年剿匪之役，任右翼指揮官，督率劉若弼等五旅收復綏宣城，萬縣，厥功尤偉。二十四年，第一師師長唐式遵升軍長，氏遞補唐缺，繼改番號爲一百四十五師，氏任師長如故。廬山調訓，君任連長，其勤能，爲委座暨陳教育長誠所賞識，二期調訓，特予留任。

饒將軍善文，著有百忍集行世。

饒將軍生平及其德行詳載記廣德殉職之饒國華將軍一文，作者係汪導餘先生，原文載大公報，特爲轉錄。

(編者)

十二月三日得到前方來的一個消息，驚心觸目，那就是：饒國華師長在廣德前線陣亡了！

這個消息立時使我們震動起來。當然，在日本帝國主義猖狂的砲火下，一個臨危受命，以死將事的民族戰士的捐軀報國，實在是每一個國民，每一個戰士的意中之事。但是，和我分手還不到半月的饒將軍，至死回想起來，還覺得他那沉着雄偉的體魄，堅毅的精神，宛然在目；轉瞬之間，如何能相信他已經爲國捐軀，和我隔了一個世界了呢？

我聽了這個消息，悲痛與興奮的情緒，一時都湧上心來：合目凝思，我和饒將軍歷年以及往交的，饒將軍那日的言行，都一一回憶起來。

饒將軍是我初入川的第一個知友。

我和饒將軍的相識，是民國二十四年的冬天，也就是我入川的第一年，當時正是當初的紅軍，現在在西北戰場抗戰的第八路軍二萬五千里長征西北，於川軍相持於天台山的時候，饒將軍就是在那天台山下的最前線和我初次相見的，一個朔風襲人的晚間，饒將軍親自到我們的駐在所三河場來找我，經在座的人們介紹之後，彼此就一見如故的暢談起來。饒將軍是一個坦率的軍人，一見就可以知道。那一晚，他似乎有很大的感觸似的精神興奮，然而又好像有一種不可知的阻力，使他不能盡情地傾吐。原來他當時正感覺着一種苦悶，那是他對於「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一個古訓，有莫大的感觸，他當晚告訴我：國難如此，他實不願意見自相殘殺的內戰，損失國力，利於敵人，可是爲了服從命令，保護地方，擁護政府，又不得不受命臨陣。從這裏，我不但認識了饒將軍，而且認識了饒將軍一切思想行爲的出發點：那就是真，就是誠，就是正，就是義。他不但遠見了國家的危難，私鬥決不是解放這危難的大道，而且他也是一個澈底守分，服從紀律的軍人。他雖然心裏有十分的苦悶，但他是一個能始終盡忠職守，所謂鞠躬盡瘁的人。早在相識之初，我就知道饒將軍將來一定是一個能够盡忠國家，有天良，有正義，在神聖的民族抗戰中，是一個最有力的戰士。

以後不久，我執教於四川善後督辦公署設立抗日教育之軍官研究班第五期的時候，饒將軍任班附，於是朝夕相見，與饒將軍暢談的機會更多了，當時國難愈急，華北已經事實上淪於敵手，而日本帝國主義的貪心未已，有益加進迫之勢；時歐洲局勢，亦很混亂，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氛正熾，歐洲和平國家應付維艱，對於東方之義大利，正是乘火劫掠之良機。我中華民國之國運，至此危險已極。饒將軍和我每一相見，必談國事，亦必慷慨激昂，深感於委曲求全不能立即決戰之苦悶。他當時有一句使我們旁聽的人異常感動的名言，是：只要開始抗日，我就要立在戰爭的最前綫。這句話差不多是饒將軍每

次痛論國事必有之結論，饒將軍現在是果然立在抗戰的最前線，實踐了他的諾言，而且爲這諾言犧牲了，但是，饒將軍這一句話，至今却是春雷似的，清清楚楚地在我們的耳中振蕩。我相信，這句話決不是代表饒軍長個人的聲音，也不只是代表戰士們的義憤，而是代表着四萬萬五千萬被壓迫的中華民族，向日本帝國主義拼盡窮心貪慾，作了最有力量的回答！我一念及饒將軍說這一句話時沉雄壯烈的精神，就不覺爲之振奮抖擻，要拔劍而起。

是的，我們現經追悼饒將軍之後，全川將士，全國戰友都已經立在抗戰的最前線了！我們在最高領袖，在劉司令長官領導之下，我敢相信全川將士，沒有一個不願隨饒將軍之後，立在抗戰的最前線，與敵人作堅決的戰鬥的。

饒將軍不但是民族戰士中最英勇、最有決心的一人，而且也是戰士中最有能耐、最有力量的一人。他在川軍中可以說是第一流人物；他的勇敢要比北方的吉鴻昌，而沈着精明過之；他的軍事譬如南方的鄧澤生，而政治手腕却不及。饒將軍在川軍將領中，不但是劉主席最賢能的輔弼，不可少的左右手，而且也是川軍中一個少見的模範人物。他在平時，是練兵的能手，在戰時，是作戰的先鋒，對於戰後的訓練教育，他是經常負責實際責任的一人；對於鞏固復興民族根據地的一切設施，他是慘淡經營，週詳擊劃的一份子，而且是有力量的一份子。所以我認爲他實在是川軍中的第一流人物，並不是誇大之詞。

饒將軍不但在公的方面，值得我們敬仰，而且在私的方面，也值得爲我們的模範。他實在是一個爲公忘私的人，他生活簡樸，不着大衣，不戴手套，布衣粗食，不尙奢華，不納姬妾，寡慾清心，不貪閒暇，勤於工作，這些都是我們饒將軍經常接觸的人親眼所見的。我們見他這種自奉儉約、努力爲公的精神。真不知道如何感奮。

饒將軍和我因爲工作的關係是經常碰面的，而且也只要有機會，他常樂於和我一道作促膝之談，上

月十八日，政工會駐漢口廢日界大和街二十號，饒將軍率隊過漢，這天正是風雨晦暝的天氣，饒將軍冒雨來訪，當時正有楊亞夫、吳秋影、魯自誠諸君在座，彼此暢談前方戰事，他那豪壯、慷慨、英勇、沈毅的精神，一如疇昔，臨別之時，握手互道珍重，他還笑着說：「前線見！」誰知道這就是他最後的壯烈的遺言，而這一次的分別，竟是最後的分別呢？

饒將軍是十一月三十日晨在廣德前線，親冒矢石，堅守據點，與敵寇作殊死戰鬥時捐軀殉國的。將軍雖然以身殉難，但因此振奮三軍，卒能於浴血苦鬥中，克復廣德、泗水。可知饒將軍殉國的影響之大，饒將軍奮勇的精神長留於天地之間了。

現在饒將軍是在抗戰的最前線壯烈的殉國了。我們後繼者如何本着饒將軍統一抗戰的覺醒，奮勇殺敵的決心，學習饒將軍爲國苦刻自勵，忘私的精神，繼承饒將軍抗日救國的壯志前進，奮鬥，救中國，以慰藉饒將軍的忠魂呢？

滕 縣 血 戰

——王銘章師長等壯烈殉國

倭寇打通津浦綫的妄想，在南段幻滅以後，遂改變計劃：一面以重兵沿滄台公路，向徐海威脅；一面以約三個師團的機械化部隊，沿津浦北段向我徐州進攻；想以合圍夾擊的戰術，來完成牠的迷夢。我××集團軍奉命拒抗該敵，扼守滕縣以北香城石牆界河之綫，於茲兩月，自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一週間，我××軍及××軍之一部，不斷在兩下店一帶，與敵作劇烈的戰鬥，因雙方傷亡均大，各退守原陣地。至三月十四日拂曉，敵軍約三四萬人，分道向我滕縣以北地區猛攻，鏖戰竟日，我正面及右翼之××軍，左翼之××軍各防綫，均屹然未動。因我正面寬廣，空隙甚多，是日傍晚，敵利用其騎兵及坦克車，繞我側後，致前線各部遂被隔絕。敵復以主力萬餘人，向我右側後運動，十六日拂曉通

近滕縣東關，此悲壯之血戰，乃在滕縣展開。這時我們守城的部隊，僅××師及××師各一營（共七連），又××師由前線調回的一營駐守東關外，武器既劣，子彈又告缺乏，可是我們人人均抱有必死的決心和犧牲的精神，雖然敵人用飛機大砲及自動火器，整整的向我城內外轟炸了一天，肉搏了幾次，結果敵人仍是得到了一個悲慘的失敗。入夜我軍××師之呂會兩旅部隊，共約兩團，陸續由前方調回，十七日午刻，××師王旅之兩營，亦由城外入城，協同防守，兩個師部，均駐城內，所有守城部隊，由王師長銘章及稅代師長會同指揮。兩位指揮官意志很堅定，抱定與城共存亡的決心，所以傷亡很大，犧牲很多，我們仍然穩定如故。夜間因為是廢歷十五，敵人利用明亮月夜，終夜以大砲機槍向我攻擊。十七日拂曉，敵人的砲火，愈增濃密，幾個鐘頭，齊放以後，城垛子及各城樓均被掃平了，城內的民房盡成一片瓦礫，擊起的塵土，把蔚藍的天空掩蓋着，天朗氣清的春日，竟成了一個暗淡黃昏的世界，這簡直是滕縣大劫的象徵。十二時以後，敵砲火飛機集中，向我城牆轟炸，東南門一帶竟被轟成無數缺口，敵即由此攀登上城，幸我忠勇官兵的努力，將敵人消滅，用鹽包搶修復原，敵仍向各缺口處猛攻不已，雖迭次攀登，均被我擊退，但我無數官兵即在此頃刻間為國犧牲了。到了午後五時許，東門被敵砲洞穿，繼之以燃燒，我守城官兵死傷益多，無力支撐，敵遂擁入城，王師長銘章想挽回戰局，登西城督戰，不幸中彈成仁，敵人遂以全力向我進攻，各城門陸續為敵所佔，猛烈的巷戰遂展開。同時敵砲火放燒夷彈，全城白烟四起，火光燭天，僅稅代師長及會旅長率領少數官兵，在敵人的密集槍砲射擊下，由西門衝出，大好的滕縣，竟於十七日午後八時許，淪於敵手。

滕縣血戰，我們因武器的關係，衆寡的懸殊，雖敗猶榮。在這短短的兩日血戰中，有很多驚天地動鬼神的事蹟，值得我們歌，值得我們泣，如××師師長王銘章，參謀長趙渭濱，副官長羅季乾，××師參謀長鄒紹孟，傅哲民，均盡忠職守，為國捐軀；××師的旅長王志遠，團長張宣武，××師

的旅長呂康，副旅長汪朝瀛，均冒着敵人猛攻的砲火，指揮部隊，以致受傷；×××師的團長王麟，政訓員胡清溪、繆嘉文等，均以完成任務，以身殉職；其未出城之兩師官兵，仍利用城內的破壁頹垣，與敵抗拒。據我飛機報告：至十八日午後，猶與敵在城內混戰中，當城破的時候，所有受傷官兵，未運出城者，約千人左右，均以步槍或手榴彈與敵拚命或自殺，無一偷生，抗戰之烈，死事之勇，前所未聞。

滕縣之役，是我們抗戰史中光榮的一頁，是×××軍健兒以熱血和頭顱造成的奇蹟，我們要永遠的保持着這種光榮，永遠的維護着這種奇蹟，這才對得起我們已死的諸烈士。

節錄張祐「滕縣血戰記」

王銘章將軍，字之中，四川新都縣人，年四十五歲，陸軍都陸軍軍官學校步兵科畢業。歷任排連營團長，民國十三年升任旅長，翌年晉升四川陸軍第十三師師長，民國十七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第四師師長，兼成都衛戍總司令，民二十二年任川陝邊區剿匪左翼縱隊指揮，民二十四年授陸軍少將，改任陸軍第××軍第××師師長，民二十五年入陝甘剿匪，因功授陸軍中將銜，四等雲麾勳章，民二十六年奉命率部出川抗日，轉戰晉魯及津浦北段一帶，屢建奇功，軍事長官倚畀至重。不幸於三月十七日在山東滕縣督戰，奮不顧身，因而殉職，不愧為四川模範軍人。遺妻及子五女二，長公子年十二，幼子甫生三月，尚在襁褓中，情狀至為淒涼。

王師長殉國消息傳來，我最高當局，至為惋惜，特呈請國府優恤，以慰忠魂。國府當於四月六日明令：

「陸軍第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賦性剛毅，志行忠貞，此次於滕縣之役，苦守要區，逾三晝夜，卒待援軍到達，陣線得以鞏固。不幸殊勳甫建，以率部奮力巷戰，竟爾殉職。緬懷壯烈，悼惜殊深！應予特令褒揚，追贈陸軍上將，交軍事委員會從優議恤，並將生平事蹟，存備宣傳史館，用彰忠

動，以資矜式。此令。」

(編者)

記魯南莒縣殉職的劉震東將軍

津浦北段戰事自去年年底韓復榘不戰而退出濟南之後，泰安大汶口一帶山地相繼不守，敵寇的鐵騎便於本年一月五日直下亮州，一時魯南形勢危殆萬狀，幸賴我援軍迅速北開堵截，遂相持於濟寧鄒縣一帶，經過幾度的血戰，敵人打通津浦線攻略徐州的企圖，未能實現。敵以正面軍事既難順遂，不得不仍操慣技，採行左右翼迂迴包抄戰略，而成爲右翼重要的據點的莒縣臨沂，便於本年二月間發生戰事。

自二月十七日起，敵以板垣師團田野部隊的一聯隊爲主力，配合久據魯東南一帶的張匪宗援——按張匪爲前張逆宗昌乃弟——、劉匪佩忱、劉逆桂堂等部匪衆，共約五千餘人，分頭攻我莒縣、沂水、日照。十八日劉逆桂堂部步騎聯合部隊數約千餘人爲先頭部隊，竄擾莒縣北面茶溝子一帶，並搶修舊汽車路，我正面由陸戰隊及民團堵截，以游擊司令劉震東部的劉崇禧、張鵬兩支隊襲擊其兩翼，相持了兩三天，敵我死傷均重。二十日晨，敵因舊汽車路修復，用汽車三十二輛，載田野部隊開來換防，開始再向莒縣北四十里的招賢鎮猛攻，我正面部隊不得已向西北迂迴，敵亦放棄正面，跟踪追至西北。到了第二天下午四時敵復回正面，向城垣進迫，這時候劉震東司令以莒縣爲魯南一據點，勢在必爭，乃電×軍團長請示，靜候消息。這是當日魯南莒縣的大勢。

(編者)

底下是蕭芳洲君記是役劉司令殉國經過：

一、萬物無聲待雨來

我們——第□戰區第□游擊隊的一部——奉命開到莒縣城西×××——距城三里——，是在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當時所得到的情報：是敵人在城北四十五里地方，有××軍一營與之對峙，海軍陸戰

隊已掃數南調；所以我們準備休息一宿，就繞到敵人後方去作我們的游擊工作。

二十二日上午八時，司令下令第×支隊開城北×××，協助××軍某營堵截敵人南下。但是九時半以情況改變，又下令待命出發。下午二時許，下令第××支隊護送給養與非戰鬥員到城西二十五里之××山中之×村。而第×支隊與司令暨參謀指揮人員，仍留×××。當斯時，就已知道素常所期待的時候到了，內心的變化，忽而興奮，忽而畏懼；所謂畏懼，是懼怕這倉卒入伍的農民，要作第一次的戰鬥，勝敗可影響到第×戰區的游擊前途。但是畏懼之情，不敢表露出來，祇有更興奮去鼓舞隊友們，因為這是我們政治人員的責任啊！

太陽懶懶地隱藏在稀薄的白雲後面，往城裏的大道上，擁擠着一批一批逃難的市民，從他們的口角中，知道敵人距城有十五六里地，知道許縣長，已棄城南遁；方圓五六方里，市民二三十萬的莒州城，已經是沒有一個人負責，四門大開，無家可歸的難民，一個個含着眼淚在向外跑，他們的前途是渺茫，家鄉是甜蜜，而不能不拋掉甜蜜的家鄉，走上流浪的征途。所以咒恨日本的語句，當時完全贈與那率隊棄城的許縣長。我想這是應該的，當時情況，上峯絕無命令，使他不見敵入棄城而遁；在我們無可奈何的當中，又得到情報是城內漢奸活動異常，並且準備要歡迎敵人進城，偌大的莒州城，國防上如何重要的莒州城，陷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真正是令人啼笑皆非！

二、是乃空城一計也

在前述情況下，我們也曾想振臂入城，為國防上爭此據點。但考慮結果為不可能，第一，我們當時武力，三四百人。如何能支撐這個局面；第二，攻堅死守為作游擊戰所最應忌諱者。如置城於不顧，於情於理，皆難講通。故司令當時即電話請示×軍團長，回示令率本部，暫時入城堅守六小時，援軍即可開到。劉司令當即下令，馬上入城，斯乃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半。

進城以後，劉震東司令非常之忙：要指揮人堵東門北門，要與××軍的高參謀籌劃佈置。腳要不停的跑，口要不停的說，頭腦又要不停的計劃與考慮。但是部隊以純係農民，未諳軍事，又要大部時間來作指揮員的工作。但是劉司令不覺忙碌，笑容滿面，復時出雋語；當各處佈置完竣，向人們說：「是乃空城一計也！」大有孔明羽扇綸巾之概！

當時城上崗位，約百公尺一人，而又無人再及時替換。天寒，腹飢，迎風孤立，我們以為沒有法子去安慰他們，但是他們的精神，出人意外的興奮，仔細一考察，知道他們眼看得見敵人放火，耳聽得見同胞的呼聲，手裏拿着武器，心中燃着憤火，不能出城殺敵，已感到不足，那裏還知道飢寒與疲倦。劉司令視察防務回來，非常高興；這樣說：「高××能守莒縣六月，我們應當更要多守一月，才表現出我們是英勇的抗日軍來！」

三、英勇軍的××

×軍團長的命令，叫我們守城到夜間十二點，××軍就可開到。可是到了十二點，仍未見到來；我們有點着急，於是派二人出城迎接，到了十二點一刻，汗流滿頰的援軍，開到城裏。所以遲到的原因，是許縣長退却時把城南汽車公路的橋樑，已經破壞，援軍汽車開到，不能通過，只好跑步入城；劉司令看到他們的情形，就很慷慨的說「我們再守六小時，你們且作短期的休息。」這時一般隊員知到援軍開到，更加高興，再支撐六小時也沒有絲毫怨恨。

二十三日上午四五時，城外已有敵人在活動，因為他們沒有攻城，同時在有效射程之外，所以下令隊員要注意，要沉着，不到「一槍打一個」的時候；我們決不發槍。到了五時半，有敵人六七個，試探着走向北門近前。隊員們再也不能等待了，馬上開槍，當即打倒兩個，接着敵人的槍聲四起，已經密集到城四週的敵人，開始總攻，重砲與輕機關槍掩護着敵人爬城，我們隊員一個個的非常沉着；步槍一下

不打，手榴彈抽出保險蓋來，發覺敵人來到城下，馬上賞給他一個，看到敵人躺下去，臉上就表現着勝利的微笑。城內的援軍，聽到槍聲，馬上出動，重新分配防務，自東門至西門，由本部負責。這樣可以使防務鞏固起來，同時分撥兩營士兵，衝出南門，分東西路包抄敵人後方，到九時左右，出城部隊，已到敵人背後，衝鋒號發起來，一陣殺聲，英勇的同志們，挺着胸膛衝上去，重砲毀壞了敵人機槍陣地，敵人狼狽而逃，我們的勇士更加興奮的殺上去，手提短槍，搜索前進，威武得意的神氣，簡直無法形容出來。馳名的坂垣師團，就在這種情況之下，潰退下去。但城北面之敵，因為有險可守，始終負隅頑抗，未能肅清，以致造成後來的結局，殊為可惜！

四、出師未捷身先死

這一節是劉司令殉國的經過，提起筆來想到杜工部的詠武侯詩：「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司令劉震東，是山東沂水人，過去在東北曾負軍事上很高的責任，「九一八」後，領導東北義軍抗戰頗久。此次奉命組織第□游擊隊，頗具決心，要建立二千基幹部隊作中心，各地組織好的潛伏武力作肢體，以收臂指之効，使敵人疲於奔命。因為如此，所以較費時日，但是不忠實於中華民族的人們，因為防礙了他們升官發財的企圖，因為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所以用種種方法來破壞第□游擊的建設工作，向上層誣告的也有，向社會散佈流言的也有，影響到劉司令的工作不能急劇的開發。

劉司令在這樣的困難環境之下，仍然盡最大的努力，造成了佈滿膠東、魯北、魯南的民衆武力；同時把在蘇北組成的第□支隊與第□支隊，開到莒縣去參加作戰。拿事實給造謠中傷的漢奸們，作一個鐵的答復。同時在守城當中，奮不顧身的在城頭指揮。但是事出不幸，劉司令就在這無情的砲火之下殉國了！

劉司令雖然殉國了，可是第□游擊隊的實際行動，已經給漢奸們無情的打擊，長官有力的信賴，食

定了鞏固的基礎，更加強了本部殺敵的決心與勇氣。所以我們相信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定能有更好的表現，把劉司令的精神發揚光大起來。

劉將軍的生平略歷，經記者向關係方面探悉如次：

劉將軍諱震東，字曦洲，山東沂水人。他不單是一個久經戰陣的宿將，而且對於藝術素有研究，他精繪蘭竹，特別是一手精雋的雕刻技藝，說確當點他是一個粗中有細的戎馬書生。弱冠時入濟寧道尹公署爲書記，旋即考入邊防軍事學校。畢業後充排連營團長等軍職。民國十五年南口之役，因卓著戰功，陞任三十四旅少將旅長，十六年河南之役，將軍積功陞任第十師師長，旋調軍團部中將參議。十七年考入陸軍大學，畢業後，任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中將主任參事。「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劉將軍憤暴日的侵凌，崛起組織義勇軍，任第五路軍團總指揮職，在開魯一帶轉戰經年，斃敵無數。熱河淪陷後，劉氏率部繞道外蒙退多倫，任挺進軍第四路司令，旋被改編爲騎兵第二十五旅旅長。二十六年任西北督剿專員。「雙十二」事變後，奉何部長命，隨顧主任奔走和平，卒抵於奠定統一初基，將軍不無汗馬微勞。旋任西安行營中將參議兼總務處長，并襄助於軍長整理東北軍。「十七」蘆溝橋事件發生，舉國振奮，劉將軍以分屬軍人，毅然請纓抗敵，旋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中將高級參謀，兼第二游擊司令。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奉命死守莒縣，翌晨九特身殉陣中，時年四十有五。劉將軍兄弟五人，除其五弟尚在求學外，餘均能自立，子二女一，長子名恕忠，現年二十二歲，現在中央軍校砲兵教練班肄業，次子名恕心，年十五歲，在初中肄業。女名淑華。

劉將軍於集合游擊隊，出被抗敵時，曾囚給養困難，將家存積穀數十石，變賣作給養，並語人云：「祇求有辦法可以救國，雖傾家亦所不惜」。出發赴前線殺敵時，致其夫人信內有下面一段：

「延師爲恕心補習功課，很好，恕忠考入砲兵學校，已入救國途徑，更好！假使抗戰不利，日本把

我殺了，那就格外好了。我既以身許國，早具犧牲決心，一切在所不惜，惟望你等孝順伯父母及繼母，以贖我不孝之罪，則我雖戰死沙場，亦無憾矣。」

其意識的堅強，愛國的熱誠，忠孝仁義，彌足佩欽。

劉將軍殉國消息傳至中央，我最高領袖深為惋惜，國民政府於本年三月九日明令褒卹，茲抄錄原令如下：

「陸軍少將劉震東，夙嫻韜略，卓著勤勞。此次率部抗敵，於莒縣之役，奮身衛國，力戰陣亡，良深軫悼。應予特令褒揚，追贈陸軍中將，交軍事委員會從優議卹，並將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用彰忠靈。此令。」

（編者）

蔡丙炎將軍血戰羅店殉國記

自八一三英勇的淞滬抗戰開始以後，在戰略上佔着很重要位置的羅店，這個名兒幾乎是舉世都知無人不曉了。在這兒犧牲了無數的愛國志士與民族英雄，他們是用了他們的頭顱和熱血，去阻止倭寇的前進，以換取我們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生存。我們勇毅而仁厚的蔡旅長，他就是這羣偉大的先烈裏面的一位，而且是我們國軍高級長官中最先犧牲的一員。

記得是八月二十五日的那一天吧，敵由川沙口登陸的一部約三千人左右，據當時的探報係敵十一師團多田駿所部，於羅店的北面陸家宅沈宅之線佔領陣地，並急謀襲佔羅店。那時蔡旅長，他率着五千健兒從××星夜趕到了羅店，奉有攻擊該敵的任務，他於是沉着的作了極週密的部署。待部署完畢，時間還只是午前二時。夜色的沉暗與寂靜，象徵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遭遇，隣接陣地的遠處，傳來幾聲斷續而依稀的槍聲，更增加了這五千健兒殺敵的決心。他們一方面在羅店的附近，構築必要的工事；一方面

就在陣地上取着休息的姿態，好準備着拂曉後的廝殺，但是我們這位足智多謀的蔡將軍，他並不和他部卒一般的去睡眠，却另外派了一排的兵力在陣地前方一個角落裏埋伏起來，然後才走進他臨時的掩蔽部中，倒在一塊門板上和衣假寐。不一會，陣地的前面，傳來幾分鐘濃密的槍聲，和沉重的手溜彈聲，接着就寂然無聞。再過十多分鐘，就看見先派去埋伏的那位排長到旅部來報告，說是有兩排的敵人前來夜襲，他約束着他全排埋伏的士兵，不許動，不許做聲，等牠們接近到約莫五十公尺的時候，他們就把二十多個手溜彈一齊向敵投擲了去，接着又是幾次排槍，隨後就端起步槍挺着雪亮亮的刺刀向敵人猛衝了去。結果那兩排的敵人，除了少數竄走外，無一生還，其中並擊斃敵少尉成田三一員，並搜獲牠們的兵力部署一紙，和十萬分一地圖一份，蔡將軍這時把手表看了一下，是三時三十分。他於是緊速的把那俘獲來的敵人兵力部署和十萬分一地圖檢閱了一會，派人轉送到師部，一方面就下令準備攻擊，天色雖仍是那樣的黑暗，但遠處東方的天空正透露了幾許淡青的光亮，星兒的眼睛已不像深夜中閃爍得那樣利害了，任攻擊最先頭的隊伍都屏聲靜氣的開始向前面的目的地蠕動着，不一會敵人的槍聲由稀薄而轉到濃密，午前四時三十分，李團的先頭部隊就完全佔有了敵人的前哨陣地，蔡將軍等到前哨陣地佔領以後，確實知道敵人的大部在陸家村盤踞，於是就決心命李團向陸家村攻擊前進，這班健兒得命，興高彩烈，無不前仆後繼，向着陸家村勇猛的一往直前，殺敵無算。適在這當兒，敵人的大隊增援部隊趕到，於是又重整隊勢，向我們這英勇的蔡旅反攻，同時又用牠優勢的砲火，向這邊陣地的後緣行殲滅射擊，一時槍聲，砲聲，飛機擲彈聲，兩軍肉搏喊殺聲，喧嚷一片，響徹天地，我們的蔡將軍就在這時陸續的接到李團長負傷和張營長陣亡，魏營長負傷的噩耗，又聽說敵人數倍於我，而我方各部因幹部傷亡太多，大有無人掌握的趨勢，他聽了這許多惡耗，但他竟沒有一點慌張的氣態，他一方面命朱團增加左翼，一方面指定了李團的代理人，自己又把旅部推進了自多公尺接近到散兵線的直後去指揮，並下如左一道命令：

「本旅將士誓與陣地共存亡，前進者生，後退者死，其各凜遵！」

此時已午後零時三十分，強烈的陽光，直射到這班爲民族求生存的健康兒的全身似乎是象徵了他們前途的光明，他們更加鼓起了勇氣，向陸家村的敵人輾轉的衝殺。敵人因了第二次援隊的增加，也拚命頑強抵抗，牠們的獸機更是在天空像飛蝗般的活動轟炸，在這當兒蔡將軍他見戰況的緊張和羅店的重要，他竟率着他唯一的特務排，和朱團第三營，向敵陣突擊，全旅官兵見着旅長率身先導，於是士氣大振，進攻也更加劇烈，不幸我們忠勇仁厚的蔡將軍胸部，就在他這勇往直前的當兒，被敵人的步彈貫穿了，他這時還揚着手高呼前進！前進！及至他左右的衛士和看護扶他倒下綁紮的時候，他喉中「前進」的聲浪，還由他最後的幾次微弱的呼吸中傳吐了出來，一直到他雙目闔閉爲止，呵！這樣悲壯熱烈的犧牲，爲國家求生存的犧牲，爲人類求和平的犧牲，是多麼值得崇拜而景仰的喲！（上文係薛祚光君發表於救亡日報第七輯，關於蔡將軍略歷與編者所知略有出入，特爲補叙附後。編者註）

最後，請大眾知道一下蔡將軍的簡歷吧：

蔡將軍名丙炎，別號子遺，亦名絮宜。安徽合肥人，年三十七歲。爲人極忠誠，待部屬如己身骨肉，將士用命不無原因。少年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第四隊步科畢業，又進北平陸軍大學特別班畢業，軍事學識，深湛超邁，極爲統帥賞識。歷充排連營長及上海警備司令部補充第五團上校團長，上海警備司令部軍士教導大隊上校主任，陸軍第三師八團上校團長，陸軍第二師五旅十團上校團長，陸軍第八軍軍部少將參議，兼四十五師二百六十八團團長，徐州少將警備司令，安徽警備第二旅長，安徽保安處少將參謀長等職。民國二十五年任安徽中將保安處長。他一生身經百戰，每役均建奇勳。民十四年廣東淡水、五華、興甯、松口諸役，皆身先士卒，英名卓著。十五年轉戰閩中，十六年參加南京、徐州諸戰役，厥功尤偉。十七年北伐，將軍督率所部，奮勇長驅，於攻克濟南一役，宣力尤多。在安徽保安

處長任內，廉潔自奉，除暴安良，皖中輿論頗多稱頌。蔡旅長性情極爲溫厚，他的部下沒有一個不愛戴他；他決事爽直機智，特具大將風度，羅店一役，將星殞落，而死事之烈，尤值崇拜！

茹越口之役

——梁鏡齋旅長殉職經過

這一篇記述的作者是梁旅長女公子的同學，知梁公身世甚詳，本文發表於掃蕩報，特將全文抄錄，以紀念梁烈士的殊勳。

倭寇窮兵侵凌晉北，旅長鏡齋奉令扼守茹越、馬藍各口，忠勇抗戰，堅志不回，卒以衆寡懸絕，委身疆場。痛哉！梁公身殉，國人知之，然梁公之身世遠道容有不知，至抗戰時艱苦情狀，卓絕精神，知者尤鮮。余與梁公女公子國華在保定女子師範同學數載，素知梁公此次抗戰殉職始末，又鑿明梗概，故掩泣滄筆，願爲國人道之：

公諱鑑堂字鏡齋，河北蠡縣人，父鴻業已歿，母白氏，兄心齋銘齋二人，子女國華等五人。民國六年十月一日入清河陸軍預備學校肄業，八年十月一日畢業，九年十月一日入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三期砲科肄業，十一年四月一日畢業，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入廬山軍官訓練受訓，同年七月二十五日畢業，迭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少校參謀，上校團長，晉綏保安第二隊第一旅少將旅長，陸軍第十六軍第三旅少將旅長，陸軍第七軍第十九師少將副師長等職，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調任陸軍第六十九師第二〇三旅少將旅長。

此次抗日，梁公守茹越口。茹越口爲應縣通繁峙要道關係至鉅。奉令後積極構築工事，然以時間短促，土工之一部甫成，而敵已驟至。敵初以重砲猛烈轟擊，土工工事大半廢棄。九月二十五日辰時有步

騎砲聯合之敵約一師團，以飛機大砲掩護繼續攻擊，以寡不敵衆，陣線動搖，梁公奮然督戰，於是士氣再振，陣容一新。雙方相持三晝夜，肉搏百餘次，備極慘烈，敵終未得逞。受傷官兵，梁公親加慰問，分別給資，以示恤勞。敵復增加新銳兵力乘勢進攻，情勢益急，梁公以援兵未至，糧彈盡絕，不得已抽調兵力出襲敵側，而正面部隊亦傷亡殆盡。二十八日辰時梁公在第一隊督飭少數部隊與敵鏖戰，是日戰爭益烈，砲聲隆隆，彈雨如注，而梁公泰然自若，鎮靜如常。梁公頸部中彈，然仍不欲退，隨從強負欲走，而頭部復受數彈，梁公身殉援軍方旅始至。嗟乎！梁旅長自作戰即在第一線，未嘗在團營部後方，嘗謂左右曰：「爲國殺敵，效命疆場，乃軍人之天職，死何足惜，茹越口關係國家至鉅，余惟有崎立於此，至死爲止。」果也梁公終能以少敵衆，待援軍之至，其忠勇英爽之氣，及愛國家之精神，實足爲軍人之楷模也。

梁公勤廉公正，不積資財，殉職之後，家無長物。夫人趙氏率子女五人由山西臨汾避居許昌，子女之中，惟女公子國華稍長，餘皆幼童，悽哀之狀，路人傷悲。梁公家有老母年逾七旬，玉體失和，數年不起，故鄉淪陷，又失愛子，老母聞之，當不知如何慘痛也。

死守原平的姜旅長

自從繁時代縣陽明堡相繼被敵佔領。失去了雁門關的憑藉，人人感覺到山西的危機來，山西省銀行的搬家，搖動了整個人心的鎮靜。省鈔價值的狂跌，太原市上的混亂，自這時始，日形嚴重。

在五台山雲中山麓的盆地上，有利於軍事上的地形，只得崞縣附近，比較狹隘，可以與敵一戰。但是沒有雄兵來控制着，終究是成了問題。當王靖國軍長孤守崞縣時，原平同時被困於敵。崞縣不能封鎖敵人的進路，原平是一個市鎮，守兵不過姜旅一旅，有同蒲鐵路和太同公路的便利交通，敵人要解決原

平很容易的事。敵所以不迅速解決原平，因為崞縣沒取到手。崞縣下，原平自退。但是敵人這一着估計錯了。

十月九日崞縣終以不支而退。取得崞縣，再取得原平，循同蒲路公路直下忻口，太原不成問題可以到手。在大白水陣地前拾得一本日兵日記本上這麼記着：「到了忻口，再有兩天徒步行軍，可以到太原了」。證明他們沒有計劃用大兵力來打原平和忻口。

在十月五左右，假使敵人來攻擊忻口，我們確是沒有力量來抵抗，由平漢路上調增的軍隊還沒開到，姜旅忠勇抗戰，牽制着敵方兵力，同時敵方也太輕視我們了，不用他的迂迴戰術，抄襲後路，專門攻擊原平。打了一個星期，我們增援部隊，因有姜旅一星期的血戰，能夠開上忻口大白水全線。在忻口大白水予敵重創。如敵當時不待解決姜旅，而由忻口左翼側攻忻口，則大白水之戰，將在石麟關或太原附近相會。

所以姜旅長的犧牲，不僅是盡了軍人的責任，為晉軍樹立光榮模範，真正的價值，在他能掩護援軍進入陣地，十月十一日上午敵軍正猛烈攻擊，他還記掛着大白水方面新陣地的布置，電告前方指揮者表示他絕對死守原平的決心，使我軍不因原平的危急而生顧慮。但是援救姜旅的郝軍，行至平地泉，和原平東邊高山被敵遮斷，應援不上。至下午五時，原平守軍因姜旅長陣亡而始退出。大白水方面警戒部隊，同日的上午四時已開始向前搜索。

摘自秋江離開太原的前後（編者）

姜旅長諱玉貞，字連璧，山東荷澤人，民國六年由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幹部營畢業，連在本省各軍任司務長排連營團長副師長等職，後任旅長，前後計二十年，身歷百戰，卓著戰功，去年作戰有功，中央特授四等雲麾勳章，此次奮勇抗戰，卒以身殉，享年四十三歲，遺有老母年六十五，子一女三，子年僅七歲，一門孤寡，情形極為淒涼。

晉城血戰殉職之徐團長

我軍萬部徐榮奎團長，近在晉南晉城城附近山地，率領部隊與敵白刃相搏，浴血抗戰，身中數傷，壯烈殉職。當其左右初見徐氏受創傷，即勸其退下，徐答曰：「此山如在，我即誓守，吾輩軍人，原應效命疆場，何能因傷退去。」因再奮勇抵抗，續遭數刀，臨危時，猶高喊：「殺敵！殺敵！」不止。

徐團長名榮奎，號聚五，年三十八歲，黑龍江瑗瑗縣人，東北講武堂五期畢業，中央軍校高級班第二期畢業。爲人沉靜寡言，慷慨直爽，深得上下官兵之歡心。

愛國女學之役黃梅興旅長

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江灣之役，八十八師二十六旅旅長黃梅興身先士卒，壯烈殉國。

黃旅長廣東平遠人，黃埔第一期畢業，第三次東征，充任營長，迭樹戰功。「一二八」之役任該師副旅長兼團長，劇戰月餘，莫不身先士卒，奮勇抗戰，旋獲升二十六旅旅長。嗣後奉命勦匪；歷時三載，轉戰贛、浙、皖、湘、鄂、黔、蜀各省。厥功尤偉。虹橋事件發生後，黃奉命調滬，殉國時年四十一歲，父健在，母於二十六年二月間在鄉病卒，家中遺妻子各一，子出生甫週月，已由夫人攜返平原原籍。

南口戰役名將羅芳珪團長

——台兒莊之役陣亡

南口抗戰名將羅芳珪於此次台兒莊之役，因身先士卒，身殉黨國，薄海同悲。聞羅團長靈柩，已由前方運漢，即日運返湘省原籍安葬。

羅團長芳珪，字建唐，湖南衡山人，幼懷壯志，長習軍戎，民十六年卒業於黃埔第四期，歷任排長，連長，民二十一年以功左遷營首，二十三年復以功，擢升八十九師五二九團團長。

公沉默寡言，機警過人，臨危不亂，雖細不苟，文采風雅，有名將風。撫下以誠，事上以志。凡識公者，莫不推重，目爲大器。此次倭寇內侵，蘆溝釁起，公奉令扼守南口陣地，縱橫十數餘里，以疲乏千餘之軍，會方張數萬之賊，器械懸殊，攻守異勢。然猶抗戰兼旬，終不少退，晝夜指揮，神形俱瘁，左右勸其稍息，公勃然作色曰：「壯士出征，死生尙未計及，况疲勞耶！」部屬聞之，莫不感奮，裹傷再戰，遂致全團太平，與陣地同盡。迄奉命他調，時已陷敵軍圍，仍率疲傷勞瘁之軍，披堅執銳而出。是役也，敵爲之胆寒，危局賴以暫挽。

此次台兒莊會戰，公又奉令，率部攻擊。台兒莊既爲軍事必爭之地，敵方尤多重兵配置，激戰之烈，空前所無。當公奉令時，卽勵部屬曰：

「今日之役，有進無退，有敵無我，男兒報國，此其時矣。願諸君爲國而死，倘不達到任務，後顧者必刃之。」

言卒卽率隊衝進激戰，三數日，台莊未下，公卽陣亡。

出師未捷，千古同慨！今者失地已復，戰骨返里，死而有知，羅公其含笑於九原也。

楊紹卿團長台浦鎮殉難

楊烈士於二十七年三月八日奉令在長興當埠出發，并在距溧陽六十餘里之金亞橋，與敵血戰八晝夜，楊氏指揮若定，身先士卒，其屬部官兵，亦均效命苦戰，極力猛撲。於最近在台浦鎮（距溧陽三十里）以少禦衆，與敵死戰，予敵重創，該團亦略有傷亡。楊氏雖腹部受創，仍忍痛率領部隊，神勇猛

撲。當時其屬部有一士兵，見楊傷重，急欲扶出陣地，而楊氏卻之曰：「效命疆場，爲國犧牲，是我等之天職，殺退敵人，保全國土，是吾人之任務。」乃即奮勇前進，衝入敵之陣地，手刃倭寇數名，不幸正在指揮殺敵之時，身中數彈，遂即殉職（時爲本月七日午後十時）。經士兵強負出陣地，其爲國犧牲，可謂壯烈矣。楊氏諱紹卿，四川綦江扶歡霸人，曾任陸軍新編三十四師第三旅副旅長兼團長，在湘西駐防七年有餘，作戰有功。又曾任陸軍暫編十一旅一團團長，近兩年間，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駐防甚久。

月浦血戰路景榮團長壯烈殉職

路團隸九十八師，在淞滬抗戰時，「九十八師」可謂家傳戶曉。原因是該師轉戰經月，戰績極爲光榮，而寶山一役，姚營全營殉城，死事之烈，震驚中外，姚營即隸路團。

自去年九月八日姚營殉城，寶山淪陷，敵更以雄厚的空軍，海軍砲，坦克車等，協助步兵，急圖月浦，夏師長當即諭知全師將士：「月浦存亡，關係整個戰局，吾人當以月浦爲最後歸宿地。」此後士氣益振，與敵相持十餘日。該師第五百八十七團團長侯思明，五百八十八團團長向敏思，均先後負傷，五百八十三團團長路景榮，親率所部，浴血衝鋒，於九月十一日於敵密集砲火之下，被彈陣亡，同時殉難者，有中校團附李馨遠，中校營長農寰等數員，然月浦陣地卒能固守。

路團長別字靜吾，江蘇武進人，黃埔軍校四期畢業，曾充四十六軍營長，第十師營長，十四師四十九旅中校參謀，八十三師四百九十六團中校參謀，五十二師及九十八師上校參謀主任，二十四年調任五百八十三團團長。深爲層峯器重，該師長尤倚若股肱，抗戰軍興，該師參謀長羅廣文調十四師旅長，遺參謀長缺，已請准以路團長調升，正擬發表命令，路團長已後月浦血戰時，被彈殉難，大敵未殲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路團長身後極為蕭條，遺有孤兒寡婦。

寶山之役

——姚于青營長及全營官兵殉國

寶山固守一役，我第九十八師姚營英勇殺敵，全營殉難，其壯烈犧牲之精神，實為近來戰爭所罕見。

敵人自去年九月五日起集中海陸空軍，向我寶山縣城攻犯，我城內駐軍僅姚于青一營人，忠勇抗戰，相持至兩日之久，卒以敵軍源源增援，破城而入，我守城將士，上自營長，下及士兵，全部忠勇殉難。七日與城垣偕亡，死事之烈，中外震驚。

據該營負傷歸來的士兵報告固守抗戰經過情形：寶山城孤懸海濱，抗守甚難，惟敵軍出其全力，自五日起，敵艦三十艘，集中吳淞口，用排砲猛烈向縣城轟擊，并用戰車二十餘輛，掩護步兵衝鋒。我守城將士計一營，憑城抗戰，敵屢進屢退，損傷甚鉅。旋敵分數路猛攻城垣，陣地失陷，致被包圍，我全營守軍均以身許國，雖在危城之中，仍沉着應戰，彈丸之地，一營的兵方，相持達兩晝夜。後來敵源源增加，敵我人數懸殊，致被敵闖入，發生巷戰，至七日我彈盡人絕，遂呈失陷，我全營犧牲，負傷脫險者僅二三人，而敵人的傷亡竟數倍於我。是役我將士抗戰之烈，足使敵軍喪胆。

姚烈士之死，國人聞耗，無不哀悼。

姚烈士籍隸廣東平遠縣，現年僅二十九歲，少年英俊，曾受中等教育，概國是蜩螗，遂投筆從戎。初肄業黃埔軍校第六期，親受蔣委員長熏陶，旋即入伍見習，北伐時頗有勞績。十九年擔任五十二師連長，在河南作戰，腿部受傷，幾致殘廢。二十三年升任團附，一度進中央軍校高級班，以求深造。二十

四年在九十八師任營長，在江西剿匪之役，因身先士卒，致腹部重傷，幾瀕於危。十餘年戎馬生活，不遑甯處，今春駐紮武漢附近金口，葛店，田家鎮等處，始電囑夫人隻身來鄂，在漢陽賃居，長于五歲，次子三歲，則均留粵，因家尚有祖父母伯叔照應，在漢又產一女，在尙襁褓中。

自蘆案發生，烈士即請纓殺敵，開拔時，曾囑夫人謂「此去倘能生還，固屬萬幸，如有不測，亦勿悲感，但好好撫養兒女，孝奉翁姑。」初不料竟成讖語。

據姚夫人語記者：「殉難噩耗傳來，未亡人固痛不欲生，但爲先夫着想，既爲國犧牲，實足驚天地，泣鬼神，名垂千古，死又何憾！頃有堂兄姚中英，係第×路教導旅參謀長，由淞滬前線返漢，謂先夫此次槍口對外，更奮不顧身，率領全營砲兵，在寶山城內扼守，當時即表示與城共存亡，故士氣極旺，雖受敵軍砲火威脅，無敢言退。致全營殉難。」

姚營殉城及月浦血戰，消息傳至蔣委員長，委座當即親筆手諭該師，深加慰勉，抄錄原函如下：

「貫難師長吾弟助鑒：此次淞滬之役，以月浦得失勝負爲唯一樞紐，吾弟獨力支撐，使各部陣地皆轉危爲安，其功勛之大，固不待多言，而我官兵殉難之壯烈，尤其是寶山之一營，全部官兵與城共亡，實開近世戰爭之創例。此種光榮哀烈，震驚中外，悲痛之餘，聊以互慰。而吾弟之榮譽與事業，亦由此而起，所望鎮靜鎮守，勿驕勿餒，堅忍苦戰，期達任務。吾知陣亡先烈與總理在天之靈，必鑒赤忱與苦衷，賜予吾人以最後之勝利。陣亡官長與士兵最慘烈者之姓名先行詳報，以資表彰。順頌戎祉！」

末了以趙景深氏所作姚子青大鼓詞一篇附錄，內中唱述，記載當日情形極詳：

日兵侵滬起戰端，海陸空軍犯寶山。我軍誓守孤城內，忠勇抗敵不畏難。敵軍要想溝通沿海地，拚命進攻過海難。戰車飛機無其數，吳淞口一字兒擺開三十六大兵船。兵船裏排砲猛轟震天地，只打得岸邊

泥土向上翻。步兵趁此上了岸，個個奮勇爭向前。我軍聞訊忙準備，先把城門關得嚴。大砲猛轟只當不聽見，單等他步兵衝鋒到面前。那時間才把機關槍來掃，手榴彈密集冒火烟。敵軍屢進屢後退，損傷了大小將士數百員。守城的營長姓姚子青是號，以許身國立志堅。看看殺到天將晚，他依舊身臨前敵，奮勇登陣不睡眠。士兵說，將軍身體可疲倦，權且休息把身安。將軍一聽冲冲怒，小孟昏庸胡亂言。此是何時還貪安樂，誰再說話定斬不留連。他強睜雙目把精神振，監促士兵守城垣。只聽得城北華拉一聲響，原來是城磚土石一齊坍。將軍忙領士兵挑磚又運土，頃刻之間把城補完。看看殺到天明亮，敵兵增援又幾千。敵兵將縣城重重圍住，我士兵前仆後繼飲彈丸。姚將軍整整守了兩日又兩夜，他要想帶領殘餘人馬殺出重圍請救援。誰知道城門已被敵兵佔，他只得退守城內地洞間。指揮着機關槍隊齊掃射，只殺得數百敵人把命捐。我軍作戰雖精勇，寡不敵衆也枉然。個個都是英雄漢，甯爲玉碎不瓦全。只殺得最後子彈用完了，全營含笑歸九泉。姚將軍渾身被血濺，也犧牲一命歸了天。可憐他六十老父正思念，可憐他家有嬌妻夫還，可憐他出師未捷身先死，可憐他父子夫妻不團圓。大丈夫生在世間死當得其所，一心爲國忘家園。他雖然不能安享家庭樂，那浩浩正氣却長存宇宙間，名垂竹帛永綿延。

記爲國捐軀之尹營長

——高個而有燕趙之風的戰事——

「八一三」開戰後的第二天，抗敵的英雄們達到了浦東，這予浦東的民衆一個重大的刺激。

××師營長尹傑，是個豪爽，高個子而有燕趙之風的戰士。他另一字叫孟豪，江蘇宿遷縣人，現年三十四歲，第一期廬山軍官訓練團及第四期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畢業。尹氏於談笑計劃之際，捲烟不絕於口，一遇作戰，眈眈虎視，奮勇向前，雖飲酒而不致於醉。

浦東的一夜

當他底部隊開到浦東來的當天，他先與當地的民衆武裝領袖討論了一些時候之後，他們就到外面去實地觀察地形，以作制敵的準備。敵人的飛機，繼續不斷地在浦東上空偵察掃射，但我們的機關槍也軋軋地響過不停，戰爭在浦東，是免不了的事實，我們大家很興奮地等待着。

「我們今晚就幹，大家準備着！」天剛晚，尹營長吩咐部下準備作戰。

六點半了，浦東沿浦一帶着了許多砲彈，這是初到浦東的我軍砲兵的初試顏色。一顆顆的「空中炸」和「落地開花」，都擊中了敵方的陣地——匯山碼頭和新三井碼頭，英商其昌棧，絲毫沒有一些影響，胆大的洋人，躲在屋頂觀戰。

NYK新匯山碼頭五層樓的棧頂上，本來架有兩枝機關槍，控制浦東大道，厲害非凡，但爲我軍大砲擊中，他們不得不拋槍曳砲而走，再也不敢到棧頂踞高臨下的逞兇了！

就新三井碼頭（即三井第二煤棧）而言，棧中有好幾萬噸煤，幾百座煤山，爲敵方「煤糧的總站」，貼鄰就是日本海軍碼頭，地位非常重要，時常泊着幾條敵艦作爲保護。那晚的我們砲兵，即予他們極大的威脅，依事實來說吧：我們的大砲，既經擊中了敵艦，敵艦上即發出非常紛亂的嘈雜之聲，即將敵艦向前移動幾十公尺，不料纜也未會帶牢，我們的砲又擊中了，他們又嘈雜了一會，將船向後移動，而我們的砲又能擊中。我們的砲不斷地轟着，他們忙於向前向後移動，他們如是地手忙腳亂了一整夜。站在其昌棧觀戰的西人，拍拍我們同胞的肩膀說：「你們的砲，打得再好不過了！」

我們的砲兵既威脅於上，步兵也同時攻擊於下。尹營長率領了弟兄，在新三井裏面××地帶，一部分是以擊的，一部分是增援的。七點過後，他們既經在××地帶配備好了，就由連長排長匍伏着向敵入

搜索，他們回來了，向營長報告之後，即召集各班長訓話：某班由某路進，某班由某方攻擊某點，某班接應某班。他們吩咐停當之後，即向前推進，到達預定之點準備營長發令「發火」。

營長和嚮導雖是在後面不到五十公尺之處，他身上帶着手槍和一個望遠鏡。

開火的命令，終於由營長發了，那晚用的是×擊法。拍！拍！拍！白！白！白！白！我們的機關槍迫擊砲怒吼了，一前一後，一東一西，前呼後應地叫了，敵，當然慌了手脚，不知攻擊他們的人在何處！他們兵艦上的大砲無目的放了，密集地的機關槍亂掃着。機關槍的子彈顏色有紅、白、綠三種，密集之程度，難以形容，他們的掃射，由遠而近，但是並沒有傷我們一絲一毫。當他們開槍開得發瘋的時候，我們靜待着他們開，等到他們要暫停的時候，我們又攻擊起來了，他們又慌忙應戰。在敵人方面，我可以用「倉皇應戰」，「疲於應付」二語來形容。

將到某一個機會，連長發着「衝鋒」的命令，奮不顧身的鬥士，冒着紅白綠三種密集的機關槍，向前衝了！衝到浜邊，衝到橋門，衝進煤堆，衝得敵人發抖，吱吱怪叫。是役也，我們僅僅七個弟兄掛彩。

新三井經此次攻擊之後，敵艦再也不敢靠近碼頭了，除了偷煤以外。

以我們這樣的戰術對付敵人，終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交過手的實際狀況告訴我們如此的。

劉行之役

九月二十日在劉行之役，見機授命，誓死抗戰，竟於十八小時內，衝鋒肉搏達七次之多，殺敵如麻。敵方旅團長鷹森，及代理鷹森指揮作戰之部隊長森田，均於是役相繼爲我擊斃。而尹營長全營志士，亦有壯烈之犧牲，營長尹傑，腿部受重傷，猶裹創挺進，將敵人擊潰，陣地賴以保存，尹營長乃來

滬就醫，開刀治療，略見起色，旋入中西療養院後，病勢轉劇，竟於十月十九日清晨四時殉國。

（本文摘自救亡日報陳之亮浦東之夜與記爲國捐軀之尹營長兩文，編者註）

記王敬謀營長蘇州河之役

去年六十一師奉命參加東戰場之役，將士忠勇異常，前仆後繼，歷時三月。嗣後敵偷渡蘇州河南岸，圖扼守吳家庫，以爲南犯根據地，該師第一三八旅三六五團奉令出擊該處之敵，第三營營長王敬謀，率所部奮勇先登，予敵重創，翌晨逼近敵樓三四十公尺之地，敵勢不支，以機槍大砲密集掃射，該團季團長因以陣亡，王營長怨憤填膺，振臂一呼，率部躍近敵樓，遂殞厥軀，其忠勇殉職，壯烈犧牲，實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

王營長籍隸四川安岳，字敬謀，現年三十二歲，上有雙親，在四川原籍，下遺髮妻康紀芳及于一女二，現寄寓湖南岳州客次，以消息隔絕，於最近始得王烈士殉國確耗，悲痛欲絕。

王營長民十四年畢業四川講武校，以名列前茅，得委任爲二十軍第八師連長，在職三年，以志求深造，乃乞假赴京，經友人介紹服務中央軍第二師，次年任連長，參加剿匪歷次戰役，頗著助勞，於二十二年南天門抗日之役曾身負重傷，傷愈，入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及防空學校，相繼畢業後，於二十五任該師補充營營附，以勤勞素著，曾獲國府軍委會乙等勳章，未幾升任少校團附。滬戰起後，以該旅作戰有功，乃擴編爲六十一師，改任三六五團三營營長，遂以斯職殉國。

血染紅了南口

——幾件驚天地而泣鬼神的史乘

「南口自昔天下雄，緊傍雄關名居庸，一夫當關萬難敵，一木塞路路難通」——易君左南口殲敵歌這恰好說明了南口的雄姿，在軍事上，它便是：「綏察之前門，平津之後戶，華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自從平津棄守後，敵即移動其主力：坂垣之第五師團，鈴木，酒井，高木，山下各旅團以及川原師團的一部份，開始向我南口進攻，那是去年八月中旬的事，當時守這座平綏線上唯一易守難攻的堡壘，是我抗敵名將湯恩伯部，南口雖然不守，却是劉汝明退出察省的結果，而我湯部忠勇的官兵洒在南口的血也祇寫上一頁抗戰歷史光榮的一頁。

底下幾件驚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是轉載陣中日報服齋先生記王仲廉師的參謀長吳紹周先生的談話。
(編者註)

這裏特別提出來的南口戰役名將羅芳珪將軍不幸於此次台兒莊會戰身中砲彈殉國，消息傳來，筆者悲痛不置，想國人定有同感。

守居庸關的是五三四團第一營，在八月二十五日被敵猛烈轟擊大部步兵衝鋒，工事全燬，官兵全部殉國，只賸下一名上士排附守住原有的陣地，以山西造的重量手榴彈（山西通稱手雷），向敵放擲，使敵人不敢衝進，手雷擲完了，便向距離山頭陣地百餘公尺的山下營部去取，因為手雷太重，每次只能攜帶兩枚，潛伏陣地中，俟敵人上衝時便放擲下去，敵人血肉橫飛後便又退縮，他便趕快又跑到山下再取兩枚，營部一共存了手雷兩百多枚，他山上山下跑了一百多次，殺死無數敵人，消耗敵人無數的砲火，一直支持了三小時，該團第三營趕到，陣地仍然維持，這一位排附，現在仍然健在，受着全軍的尊崇，（可惜忘記了他的名字）已經呈請特獎。

南口右邊一個口子叫蘇林口，我們因為兵力不敷支配，守軍力量較為薄弱，被敵人大部衝入，我們的杜排隱伏在高山林內，每天向敵人後方遊擊，對於敵人糧草輜重大量的破壞，曾在蘇林口截獲糧草車

數十輛，並將押運的日軍十二人殺死，將這十二個人頭，專派一勇悍的弟兄偷渡敵陣，送到居庸關師部去報捷，而該排始終在後方襲擊，一直到二十六號我軍轉移新陣地時，他們得到了這個消息，在二十七號從敵人空隙中，衝到懷來趕上大部，全排不損一人，不失一槍，現在軍部也在呈請嘉獎中，而杜排之所以能建此奇功，卻完全由於該地一帶民衆的幫助。

南口的右翼是東西大嶺，東西大嶺的右翼是黃老院，這裏的守軍是王萬齡師的第二十團，因爲兵力不敷分配，這一團担任的防線太長，遂被敵人大部從黃老院的一個口子侵入，第二十團的一、三兩營，在我方陣地被突破後，據險抵抗，與大部敵人支持了五晝夜，不眠不食，終於等到援軍趕到，趕築新工事，監視該方敵人，使不能再進一步。

守南口正面的是王仲廉師的五二九團，敵人襲取平津後，即進攻南口，滿擬一鼓而下，不料初次交鋒，竟受到意外的打擊，單是五二九團防守線上，已經屍橫遍野，後來敵人以猛烈的砲火，大批飛機的轟炸，大部步兵的進襲，我們簡單的工事已經完成被炸平了，但是我們仍堅守原陣地，後來團長羅芳珪身中數彈，還是大呼殺敵，一直到只贖了少數的士兵，已無人指揮，還是人自爲戰，誓死不退，就像這樣苦鬥，從八月八日起一直支持到八月十一日，等候援軍開到，陣地始終保持到八月二十六日才自動退却。

守居庸關的李守正團，也是經過苦戰全部殉難，也是憑少數士兵，誓死不退自動作戰，從八月十五日支持到十九日，終於等到舒團的增援，陣地直保持到我自動退却。

退却的命令是八月二十五日午夜十二時，前線的全體官兵，如同聽到晴天霹靂，他們不相信張家口會丟得這樣快，但是事實終於證明了這一個消息，張垣一失，南口已成死地，在戰略上不能不放棄，全線萬餘全身浴血的官兵，無不痛哭失聲，放棄二十日來堅守未失的天險，含着無窮的憤懣而後退。

命令是要渡澧河向延慶以北山地變換陣地，二十六日到延慶，已被敵人包圍，深夜到懷來，突圍衝出，我全體健兒的悲憤，一齊發洩在突圍的戰鬥中，橫衝直撞，敵人屍橫遍野，而我們的健兒全部退到指定地點。

敵方此次進犯南口的兵力，共為兩師團一混成旅團，兩砲兵聯隊，一鐵道砲隊（飛機每次轟炸均為二三十架）從八月六日到八月二十六日經過無數次血戰，終不得逞，敵方共傷亡官兵一萬五千人，奪獲步槍五千餘枝，毒氣噴放器一具，馬四十餘匹，坦克車四輛，大砲兩門，其他軍旗番號各種勝利品不計，而敵軍繳械時皆跪地痛哭，雙手上舉，以視我軍視死如歸的精神，相去太遠，從這一點更可充分表現日軍這次侵我不是日本大部國民及下級士兵之所願，而我方士兵，往往長官殉國，均能自動作戰，都能認識前進則生，後退則死，所以沉着異常，如某上士排附之以手雷殺敵，即一證明。

記者同吳紹周先生談了兩小時，他越講越起勁，談到悲壯的犧牲時，他聲音顫動，面部充血，雙目發赤，我們可以想像他當時在深壕浴血中大呼殺敵的英風，記者的情感，受他每一句話、每一個字的控制，他最後告訴我「南口的戰爭不是我們打了仗，反之，從南口的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出我軍精神，證明精神可以克服一切，證明敵人的濫用武器不足畏，敵人的武器既不足畏，敵人的精神還有值得我們一擊的嗎？」現在把這幾句話告訴東戰線上的弟兄們，想當有同樣的感想。

我們英勇的空軍「一一八」空戰大捷

自抗戰發生以來，我英勇的空軍壯烈犧牲者，以未見諸公佈，無從一一表彰，謹向其他殉國英雄致敬。

——我空軍李呂兩大隊長殉國

「二一八」的武漢在歷史上建樹了一件永不可磨滅的偉績。就在這一天，我們英勇的空軍，竟把屢次猖獗於武漢上空之敵機，擊燬了十二架。這一個空前的新紀錄，使全國民衆歡騰，使敵人的空中戰士胆落。就在這舉國歡欣鼓舞、興奮若狂的熱氛中，李呂兩大隊長壯烈犧牲的消息傳來，令人不勝惋惜悼悼。

空戰的經過是這樣的：二月十八日上午六時許，我航空當局據報有敵機數架，由皖贛邊境向武漢方面進發，嗣該批敵機未到鄂境，即轉趨衡陽一帶肆虐，另一批大隊敵機於上午六時許經過鄂東北，往犯重慶，曾在重慶廣陽壩投彈十餘枚。至十二時許復據報：敵機三十餘架，發現於皖境，有向武漢三鎮進襲企圖。迨至下午一時左右，敵機漸逼近武漢防空警界，當以敵驅逐機避翔高空，匿於雲端，除有十餘轟炸機擅作低飛外，餘均不易睹清，故敵機若干，一時難於判別。但此時我驅逐機已列陣市區之外，準備殲擊。旋湍口戴家山一帶敵機數架向我軍猛撲挑釁，我李隊長勇率戰士，迎上交綏，彼上此下，均爭死角逐，射擊據點，廝殺激烈。乃正當我陣線略現微弱之際，我某隊忽從旁趕來，痛加側擊，敵機頑強還擊，亦極兇猛，翻騰上下，各逞奇術。正在難解難分之混戰間，我呂隊長統率新生力軍趨往增援，馳驅往來，敵機漸漸敗北，乃竄向機場北部舵落口及漢陽一帶，我各將士乘其不備，急列包圍陣勢，採取個別擊破戰術，向前夾攻，敵軍隊伍頓現慌亂，無力回擊，當見青光朵朵，濃烟縷縷，數架敵機紛紛應聲下墮。我空軍見奏功之時已至，各展神威，又奮力追逐，至漢黃陂、東湖、倉埠、黃花勞及後湖一帶，以最敏捷之手段，連將敵機擊落。敵機愈形狼狽，匆匆東潰。我軍見任務已達，未加窮追。是役爲武漢三鎮發生空戰以來，我空軍戰士能於一次交鋒內奮勇殺敵，連擊落敵機十二架，洵爲空前之激烈戰鬥，可爲空軍史上闢一新頁。

是日在武漢殲滅敵機殉國之李大隊長桂丹與呂隊長基惇生平事蹟茲經探悉如下：

李隊長桂丹，遼甯新民縣人，年二十四歲，未婚，爲本黨忠實黨員。民十四年一月肄業於遼寧成城中學，民十八年十二月在該校畢業。民十九年十二月考入中央軍校肄業，民二十一年七月出校。民二十一年十月考入中央航校第二期飛行科肄業，二十二年十二月畢業。畢業後奉派爲航校飛行見習二個月。李隊長在校品學兼優，歷任航校少尉飛行教官，航校飛行科驅逐組少尉組長，嗣因參加援綏等役有功，屢戰屢捷，曾受傷一次。因作戰英勇，蒙蔣委員長嘉許，升任航校飛行科驅逐組中尉代組長，復又升任空軍第×大隊××隊中尉隊長。最近參加抗日戰役，克敵有方，屢建奇功，共擊落敵機八架，乃升任空軍第×大隊上尉本級代大隊長，原爲飛將軍高志航之直屬部下，本年一月一日會奉授乙等雲麾勳章。此次在漢參加空戰，奮不顧身，英勇殲敵，擊落敵機三架後，受敵包圍，以致殉國，良堪惋惜！李隊長爲人幹練，戰術精良，過去曾擊落敵機八架，厥功甚偉。李氏八歲喪父，自幼即受母氏教養，母周氏健在，年五十餘歲，現寓重慶。李隊長生前事母至孝，素爲同儕稱贊。

呂隊長基惇，河北景縣城北鄉七里村人，年二十五歲，生於民國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未結婚，中央航校第三期飛行科畢業。父炳如，母馬氏，兄基湛，均健在，現寓長沙。呂氏歷任中央航校少尉本級飛行教官，暫編驅逐××隊隊員。至本年一月十六日升任空軍第×大隊××隊隊長，殉國時即任該職。呂氏於二十五年十一月在分隊長任內，參加援綏太原等役。民二十六年八月至現任任內，參加抗戰，杭州、南京、上海、漢口諸役，呂氏均有功勳。二十六年十月呂氏在分隊長任內，奮不顧身，智勇兼優，曾共擊落敵飛四架，輕傷一次，嗣奉航委會晉升一級，民二十七年元旦奉國府頒給勳章。

紀念閻海文烈士

「蔽日擎雲，君不見中華飛將。冒九死一身當敵，扶搖直上。俯視山河皆我有，萬年堅壁旌旗壯，是自家臥榻那容人，眠酣暢。閻典史，留榜樣；閻烈士，真好漢；看兩閻忠勇，後先相望。報國志酬身可死，健兒豈飲仇讎彈。寫千秋炯炯寸心丹，高聲唱。」——盧翼野滿江紅閻海文死事。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這天在中國空軍的戰史上，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日子，永遠可泣可歌的紀念日子。

「在八月十七日早晨，淞滬水汪汪的水田地帶的上空是淡青的，沒有一絲的雲紗，沒有一隻飛鳥，整個天地都被暑威克服了。祇有江灣北站會戰的雷鳴，在遠天擊着民族解放的軍鼓，風聲隱約中，還聽到嘶啞的喉嚨吶喊着：「前進！殺！」

在青天之上，有一隻孤獨的霍克機，被敵人的高射砲彈圍住，顯然陷入極大的危險中。

敵人的高射砲是集團使用的，無數的彈花迸裂在霍克機的四週，帶狀的黑煙攔阻着霍克機的進路，霍克機越飛越低，尾巴忽然冒出青黑煙來，顯然中了彈，陣地上多數的敵軍逐漸從掩蔽部裏爬出來，呆呆地對着天空上望着。

在霍克機快要變成「尾旋」的瞬間，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彈了出來……立刻變成一把美麗的天傘，渾圓，潔白，以柔和的姿勢徐徐飄墜下來。

陣地上的敵軍全發狂了，房屋裏，桑林竹林裏，街頭橋塊，陣地上，到處都蜂擁出來，指天劃地，嘈成一團。多數人都躲開軍官的約束，飛快地溜過田地朝着保險傘降落的方向闖去。

「去看支那飛行士，支那俘虜！」

「支那空軍投降了。」

「支那飛行軍官一定跪地哀求活命……」

一邊跑，大羣粗短的「皇軍」一邊嬉笑着，亂嚷着。漸漸有幾百人向保險傘降落的地方擁着奔來。中國的飛行員真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了。

他還是年青的小伙子，最多祇有二十二歲，飛行衣已撕破了，英武的直挺挺地站在一個大墳堆上，不肯屈服。

「皇軍」開始向他包圍，前前後後有數百人，後面還有數千人。他雖然祇有一人，但眼睛冒出火來，仍不後退，手裏握着一把左輪。

日本軍官開始用日語叫他降服，他用左輪答覆了這初次重大的侮辱，朋，朋，朋，三個日本人倒下去，粗腿亂蹬着。日本人一齊奔逃，大聲吶喊，三八式步槍響了起來，遠處的開始跑回去拿機關槍，其餘站在前列的數百人，臥倒在地上，都不敢抬頭。

「皇軍」對這「單人」所進行的第二次攻擊，又在陣亡兩人之後狼狽敗退。

現在，年青的中國飛行員只剩一顆子彈了，日本人又爬前去，軍官們一齊怪聲亂吠，勒令士兵把這「支那飛行士」活捉過來，不許殺害。他眼看着前後左右，都是敵人黃色的浪潮。抬頭，是祖國的微笑的青天，低頭，是祖國芬芳的花地。年青的戰士心裏一陣辛酸，一股熱血直衝到腦門——在野獸般的日本兵逼近到五十米的距離，他英武地對着祖國的青天立正，瞪目舉槍照準太陽穴，朋！

日本人替他造了一座墳，上書「支那空軍勇士之墓」。

上面一段紀事是根據老百姓的情報和敵人的情報寫成的。

這勇士的名字是閻海文，纔二十二歲。

他又是東北人——遼寧北鎮，寬橋中央航校六期畢業生，空軍少尉。

高個子，和平的性格，不大講話，喜歡運動，研究驅逐戰術，誰都同他好。

二十六年八月七日，他們從南昌到淮陰，八月十四日來到揚州，八月十七日，他駕了驅逐機升入祖國的青天中，就此一去不返了。

九月一日，在我方對閻烈士的消息尚在依稀測度的時間，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上首見登出了關於我閻海文悲壯殉國的通信，作者署名是大阪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毅氏（木氏過去是一知名的文藝作者）對閻烈士悲壯的殉職，非常感動敬仰，而發「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之嘆。原文結論有云：「我將士本擬生擒，但對此壯烈之最後，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殮（中略）；事後在彼所御的飛行帽中，檢出珍重疊折之紙片，內容為鉛筆所書秀麗之女子手蹟，署名為南通州安東巷三號劉月蘭女士，于鵬程萬里，千犯百死，深入敵陣之時，對此紙片猶能什襲珍藏，則劉月蘭芳名之為閻之愛友，殆無疑義，此少年空軍勇士之死，雖如苞蕾摧殘，遺香不久，然對此多情多恨，深情嚮往之心情，雖為敵軍，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

馮副委員長聞耗之下，當即賦長詩一首以紀念閻烈士忠魂。

八月十七日，滬戰正緊急，

我機共三架，飛去作空襲。

敵軍司令部，投彈如雨集。

敵發高射砲，倉皇亂射擊。

一架被損壞，越飛越見低。

戰士閻海文，用傘跳落地。

黃震遐（中國的空軍第八期）

不幸陷落敵陣內，當即爲敵所包圍。閻氏從容出手槍，以一當百不稍退。連斃敵兵十餘人，殺得倭寇心胆碎。最後還餘一粒彈，自揣不能脫此危，反槍自擊太陽穴，爲國殉難死如歸。壯烈犧牲真勇士！不屈不撓大無畏！日本報紙大宣揚，敵人無不致敬佩。寄語敵人須知曉，致敬不如早改悔。我軍個個皆閻氏，死一猶有萬萬輩。中華民族已怒吼，誓爲正義爭光輝。

白龍港最悲壯的一幕

——空軍勇士沈崇誨與敵艦同歸于盡

「八一三」後，當第四驅逐大隊英勇地掃蕩東線血紅的上空時，另外在中國空軍光榮的轟炸史上，亦劃了一道彩紅耀目的紀錄。這一個強壯偉大的紀錄，便是第二大隊——中國空軍中的突擊兵團的偉岸的戰績。如今相隔數月，雖已事過境遷，但因爲當日之所以未便將此悲壯的戰史公佈於世，既是爲了軍機上的顧慮，以致把這寶貴的材料一向都埋藏在黑暗中，則如今忽見光明，與世人相見，縱然事隔半載，自然仍是新鮮的事——新鮮火辣的印象了。

第二大隊是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在整個空中抗戰過程中，要算這第二大隊給了驕狂的敵人以最

痛烈的迎頭打擊。使敵寇於震驚恐怖之餘，不由自己的深深感到我第二大隊的威力。日本海軍少將松永壽雄在三月號「日之出」雜誌上發表的空戰論文中，曾經戰戰兢兢的提到：

「彼等所自誇的×××機，以之作輕轟炸機，實有非常優異的性能，它是一種可以飛來東京的飛機，此種飛機，時速一百九十哩，續航力十小時，從上海到東京的距離，是九百三十哩，往返共一千八百六十哩，故若是無風的天氣，極易飛來。至於上海與神戶或大阪之間的距離，還不足七百四十哩，即使有小小的風，這種飛機，也可以十分容易地飛來……」

日本爲免除我們優秀的×××機直襲東京起見，特地派出了大量的海陸驅逐機在我東海洋面，封鎖我飛向東京的航路。一方面用最新銳的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向我空軍根據地猛烈進攻，企圖將我們這一支偉大的突擊兵團——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消滅。

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的襲擊，被我第四大隊和××隊打得油煎火化，大敗而逃。整個日本「皇國」的空中攻擊武力，在一星期內完全凋零破產，這是日本所受的最大損失和打擊。九六式攻擊機的慘敗，使日本海軍當局對於我精銳的×××機，又發生新的恐怖。

在日本空軍攻擊武力消失之後，擁塞在東海洋面佘山白龍港一帶的敵人兵艦，陡然發現他們頭上蔚藍的中國天空是危險的，沒有遮蓋的。三千五千噸的「皇國」小巡洋艦，千把數百噸的小驅逐艦，都沒有希望可以避免被中國空軍毀滅。

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海軍忽然感到它自身的渺小。

第二大隊在開戰當初，早在太湖西區廣德附近的秘密場地內，集中兵力，取了待機的姿勢。當敵人用它全力向江浙兩省的上空從事侵略時，它祇讓英勇的第四大隊拚命和敵人抵抗，把敵人進攻的力量迎頭痛擊，紛紛撲滅後，等到敵人再無餘力了，纔移轉其目光於白龍港佘山大小洋山一帶海面上敵軍的艦

陣——集注在堆滿了飛機的航空母艦上，塞滿了陸軍的運輸艦上，和膠艘大艦光溜溜的甲板上。

在倚山面湖的廣德飛行場上，秘密集中了一百名寬橋的學生；十萬發機槍彈，百噸炸彈，和三萬匹馬力，加上雄壯的體魄，凌雲的壯志，犧牲的決心——湊成這個××大隊，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

這第二大隊若全體同時出動，那三萬匹馬力的吼聲，就會像五師騎兵的金戈鐵馬齊在天上馳過一樣，「天會撼，地也會動的」。

從八月十四日開始，××大隊開始加敵人以痛擊！以鐵機轟鐵艦，是鐵的錘頭，打在鐵的砧上——最壯快的一幕又是一幕。

下面請看第二大隊中第×隊隊長的一段回憶：

「八月十九日晨，炎熱的陽光下出發，七機構成嚴整的隊形，升入萬呎蔚藍高空。太湖的碧波如鏡，水汪汪的江南美麗之秋野，展開翼下。

能見度二萬米，青天上有一層薄雲。

七架×××機強壯的發動機聲奏着威武的軍樂，越過浦江閃爍之帶，繞過滬淞的兵火，逐漸侵入浦東大沙洲的上空。

通過南匯上空的時候，副隊長沈崇誨的「九〇四」號機似乎發生故障，尾巴冒出慢長的青烟，漸漸脫離隊形落後了。

沈崇誨是清華的學生，航校三期最優秀最果決的一員，大家都曉得的。

我們回首浦東的烟雲，不見「九〇四」號機，不見沈崇誨其人的影子。但見高空萬雲如海，籠罩着白龍港淒愁的東海之水。

花島山白龍港附近似乎都有敵艦蹤跡。

正午頃，率領着六架×××機繼續遂行任務。

七千五百尺青高中，祖國海岸消失了，下面是一片澄碧的海，橢圓形的沙洲。將近一時，在五千匹馬力的怒鳴中，佘山在望！

敵人的軍艦，約摸有十餘艘，好像浮在池中的葉子，有些在冒煙。

高度七千五百尺，進入轟炸航路——第一次就投下二千四百餘磅！

第二次投下三千磅！空氣緊縮着。

在兩噸半的鐵量傾壓之下，火光怒閃，海水狂沸，澄碧的海中，陡然激起山般的白色的水柱，夾着萬千的碎片，蹂躪整個佘山附近的洋面。

三彈着落在一艘二等巡洋艦的左舷的一米遠處，猛烈閃光之後，艦體逐漸傾側，冒煙，人員如螞蟻亂爬，終歸翻了過來，咚的一聲，汽鍋爆裂，又是白水的大山。

其他大小敵艦，同時四散逃命，藍水上劃了多數輻射的白浪紋。

歸途，青天，豔陽，頭上有一層稀疏的雲帶。

好像有六架驅逐機快速的掠影在雲中穿過，不辨敵我。

白龍港又在望了，浦東大沙洲的灰色的海岸綫徐徐出現，劃分着金黃與藍色的海容的所在，即是白龍港。

這時看到在我們下方二千呎處，有一隻孤獨的×××機在慢慢逡巡着。

白龍港附近有大批敵艦出現，看見我們雄偉的陣容，驚慌失措，向上海蠕動逃去。

機會太好，可惜炸彈已投光了，沒有可以打擊敵人的武器。

天哪，就在我們悲憤填膺，恨不得生吞敵艦的時刻，那架不斷在我們下方、敵艦上方的孤獨的××

××機（現在已認明是沈崇誨「九〇四」號了），忽然對準一艘敵艦，開足油門直衝下去了！

我們的心，我們的血，我們整個靈魂都跟着衝了下去！

全世界似乎在窒息等待，白龍港風雲暗淡，山河變色……

嗵——強烈的白光水柱，大蓬的黑烟，突出海面數百尺。

煙消火散，敵艦傾側，傾側，艦尾先沒，人如青蛙亂跳入水，轟的一聲，火藥庫爆裂，一切燬滅！

沈崇誨啊，我們若哭你無淚，若替你歡呼却無聲，我們的心如沸漿，我們的淚眼模糊，我們週身的

熱血，如萬馬奔騰。老沈，沈同志，沈副隊長，六架×××機一齊發出雄武的吼聲，向白龍港白茫茫

的海水致最後敬禮。」

以上是第二大隊×隊長的一段回憶，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僅是第二大隊千百次戰績中的一頁，我們把這千百次悲壯戰績中的一頁選了出來，來紀念「革命的寬橋」的精神，來紀念我們的戰友，我們殺身成仁的勇士——沈崇誨副隊長。

（本文摘自中國的空軍第七期原文作者係黃震遐先生 編者註）

「四二一九」失蹤飛將軍陳懷民及其家庭

在四二九這一天，我空軍大奮神威，一舉擊下寇機二十一架，據說這一大批被擊下的寇機，就是頂頂有「名」的「海軍航空兵團佐世保十二航空隊」，不過聞「名」不如見面，他們剛剛強打精神侵襲到了武漢上空，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中就遭到如此悲慘的命運，這總算強暴者們自食其果了。

寇機之所以吃到這樣的大苦頭，當然是我國有了這麼一批優秀的青年航空員，在發揮他們無盡止的戰鬥精神的收穫，這我們應該向這些英勇的空軍致無上的敬意，因為他們確確實實是籠罩武漢的一頂鋼

盜，同時，我們更不要忘記其間所發生的可歌可泣的血的事蹟，以這次參加四二九的空戰而失蹤的空軍勇士陳懷民，我們就知道四二九的勝利，實在是用人血換來的光榮戰績。

陳懷民這一次參加空戰，聽說他是以一機而敵四機，在這樣量的懸殊之下，反而有一架敵機被他用機槍掃了下來，也是他殺敵心切，沒有顧到後面另有一架敵機趕來，正當他回機再戰，但他的機身已中了好幾顆子彈，機件操縱不靈，於是機身就搖搖欲墮起來，他這時橫了心，突然開足馬力，用最高的速率，猛力向當面一架敵機撞去，碰然一聲，火花四濺，我空軍勇士陳懷民，一時與敵機同時被燬。日子已經過了六天，但我們陳烈士仍然的音訊渺然，機骸與屍體一直沒有發現，這幾乎是全中國的人所關心的，昨天午後五時記者接到一位本報讀者潘楚塵君來信，他告訴陳懷民失蹤的消息以及他住的地址，很誠摯的盼望有人去慰問他的家屬，記者讀完了這封信，很為感動，當時就走訪前花樓篤安里十號陳烈士的家。

記者從陳烈士之妹陳離女士口中，知道了他的生平事蹟，很值得介紹於對陳烈士關心的讀者。

陳烈士的本名是陳天民，原籍山東，在浙江住了多年，今年僅一十二歲，上有老母，他之投効空軍以至為國捐軀，純然是由於他的慈母所勉勵訓導成功的。他還有一位長兄，現在安徽前線殺敵。弟弟年齡較小尚在求學時期，妹妹陳離，是浙江警官學校畢業的，在杭州警界服務，杭州失守後才來漢口，他在航空學校民二四年第五期畢業，在中國空軍中是傑出的人才，他參加空戰是好幾次了，在南京上空與寇機激戰，鼻樑因受傷折斷；前不久飛歸德殲敵，以致腿部又受重傷，他是傷過兩次，但他不願住醫院，他總覺得應該時時刻刻準備着一個起飛殺敵的機會，這一次參加四二九戰役，腿部傷疤沒有全好，面色還帶着病容，可是，他竟欣然地凌空殺敵，終至撞機成仁，這樣神勇英烈的事蹟，確實會使每一個中國人感動得流下淚來。

他生平長處，對人忠實，好些人都爭來和他交接。他雖在空戰中建過不少的功績，但從不會向人誇耀。他還有一件值得特別提出的，就是他至今不但沒有結婚，而且沒有訂婚，別人問他，他的答覆是：「我現在正爲國殺敵，如果是訂了婚，或者結了婚，一定會減少勇氣，一切還是留到我們抗戰勝利後再談！」由這幾句簡明話語中，可見他處處是在以民族利益爲前提，以這樣犧牲精神獻給民族，真可以光爭日月。

記者對着他的家屬倍致慰問之忱，並轉達潘君的意思，他的妹妹陳難女士是一個不平常的女性，在她流利清暢的談話中，知道他對於民族的熱情正不亞於她的哥哥陳懷民烈士，她說：「家兄之死，是爲了國家民族，他的責任可算盡了，我們用不着傷心，何況，他死了，還有哥哥，還有弟弟，還有我，總得和鬼子們拚一拚的。」

辭別陳烈士的家，我的情緒仍在被這幾句有着灼熱成分的語句所掀動。

（五月六日掃蕩報）

航空委員會慰問陳懷民烈士家屬

航空委員會以「四二九」空戰犧牲之陳懷民烈士，智勇兼備，家境蕭條，故於前日（五月六日）推派代表蔣堅忍、黃迺強、王蔭民、勞聲寰、鄭一平等，前往慰問其家屬，當由陳烈士之父親明微先生接見。陳先生對陳烈士之殉國，極感嘉許，當其答謝諸代表時謂：「懷民之死，頗得其所，惜其爲國盡力太少」等語。諸代表以陳先生深明大義，可爲一般軍人家屬之模範，故請其草擬懷民行狀一篇，以資宣揚。並聞陳烈士之弟，亦正在前線殺敵。

大公社

編後記

編完這本集子，心裏像掛着鉛塊般，先烈名將個個都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也是三民主義的忠誠信仰者；然而他們是犧牲了，慷慨激昂地甘爲國殤，他們的生平，——武德武功——我們那能表彰其萬一呢！

然而我們終於在倉卒中編成。在這小冊子裏面，我們自己感到許多缺陷。

一、材料的來源只是報章雜誌，自然免不了傳聞失實，或是掛一漏萬之處。這需要熱心的讀者共同來完成它，充實它，糾正它。

二、我們因爲篇幅所限，不能較完備地搜集網羅。我們的能力和條件的限制，使若干更英偉更可歌可泣的記事無法蒐集，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只是工作全部的萬分之一。

三、我們極摯誠地向本冊子中未說到的無數殉國的先烈致敬！自蘆溝橋抗戰以來，死難之戰士已近四十萬人，大率均爲中國國民黨黨員，這許多未能寫出的烈士，因爲當時殉難的情形不詳，不敢輕易描述，可是他們爲國人所愛戴與崇拜，是永遠不會被中華民族子孫忘記的！

進而我們希望熱心的讀者源源供給我們這一類的材料，我們準備着繼續編印出版第二輯第三輯。末了，謹以此書貢獻於爲建設三民主義共和國而犧牲的無名英雄之前，敬表哀悼！

編者